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東皐錄卷中

詳校官太僕寺少卿臣李廷欽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典簿臣郭祚熾

謄録監生臣顔天相

東皋録卷中

明 釋妙聲 撰

懷淨土倡序

昔廬山遠法師與入社羣賢著念佛三昧詩行於世近世樝庵嚴教主作懷淨土詩為七言四韻雖非為詩而作而情辭悽婉往往有佳句可誦爾後作者非一篇什益多蓋有不可勝録者矣然騖高者弗切徇俗者近俚

鮮克當乎人心識者病焉吳之東宏其教者曰無隱法師自罷講淨信即冥神西域行業純白人從而化製懷淨土偈四十篇述其志以勸觀其出入經論比物連類直而信質而盡蓋樝庵之流亞也且夫淨土之教本乎心心與佛如境借智合則生佛土成佛道也何有自天台發明其旨而四明繼之造修之法粲然大備凡欲從事於斯者舍此其無術矣無隱天台氏之學者也故其精詣浩博如此嗟夫吾徒之為文所以宣寄大化而善

世云爾無事乎華靡之辭也世遠道衰學者倍其師說託焉以自放假之以為高絺章繢句若專以其業者無當於道無得於己無益於物則亦何樂而為之也哉嗚呼無惑乎吾道之弗振也無隱蓋有見於此者矣於是獨探原本具訓以警其有功於名教者乎無隱俾為序引為之三復而題其端云

贈斯道成序

上人居東海之濱通內外學喜從賢者遊與余遇於其

區之上徵言以為贈余語之曰子亦嘗觀夫水乎余嘗自具區遵湖而南放于東溟登垂虹俯洞庭以臨三江見汪濊停蓄震蕩噴薄彌望數萬頃包絡三州浩然巨浸乃慨然太息以為天下之水莫此若也及北浮大江泝天險極吴楚之交其潮汐迅悍猋馳霆擊神造鬼設瞬息數千里莫測源委於是目眩心掉赧焉自愧其見之晚也後觀乎東海見江漢百谷之會日月星辰之所出入浩浩湯湯與天地混徒望洋而歎敞罔自失曰嗟

夫水有至於是者乎向之所見若蹄涔耳杯水耳何足以語天下之壯觀哉夫吾聖人之道猶大海也諸子百氏猶江若湖也人有學聖人之道遺其大者遠者而安於小成是猶習江湖之流而不知海之大全其敖然自足也宜哉孟子曰觀於海者難為水遊於聖人之門者難為言信夫今吾子富於春秋有志於聖人之道譬諸水焉固已絕江湖之流而侵尋乎海矣果能力學篤行而弗措吾見其入聖賢之域不難也東海淨信之堂有

曰章法師宏台衡之學彼上人者善觀水者也善言聖人者也予以吾言訊之為何如也

送焕書記序

書記古者聘問通好往來之辭後世以為職文翰者之目唐用之藩府韓子所謂通敏閎辯兼人之才者也吾氏以文害道學者弗之尚然經論之富未嘗不由乎文也夫言以達志文以載道言而不文其行也不遠矣故大方廣衆必設掌書記一人所以敷暢道妙黼黻宗教

內則歲時伏臘之會外與縉紳四鄰交凡文詞之事皆屬焉亦良難矣道既降而文益勝人尤以是為美名而樂趨之求無愧於斯者亦或寡矣行中仁公住虎丘從遊者多俊秀之士最後署書記而得煥無文者焉蓋主人既賢其所與者必賢亦其理然也煥蚤從士瞻標公司內記於靈巖二公皆東南叢林之望以煥之穎悟明敏而得賢師友若是所造既已深矣而又以為未也又將縱觀四方以博其趣而來求言以為贈噫余亦有愧

於斯者也今老矣獨喜子之成猶駸駸乎不已甚矣子之好學也夫是則通敏閎辯兼人者將在於子矣雖然此非吾道之至也茍即辭以明其理道果外是乎哉子行矣正車於途慎其所操其寧有不至也耶

三吳漁唱集序

古者詠歌謠咢之辭多出於草野所以寫其悲憂愉佚之情著其俗尚美惡之故詩之國風是已若夫宗廟朝廷則公卿大夫之述作雅頌在焉自采詩之官廢而詩

道息然發乎性情者今猶古也故齊謳楚歌吳歈越吟遇事而變雜然並興蓋有不可勝紀者矣詩道曷嘗息哉三吳漁唱集者鄭君伯仁之詩也伯仁懷抱利器未得施用以其所蘊悉發為詩宜有憤懟怨刺而和平清適方退託於漁樵汴得於詩者不能也伯仁越人也而繫於吳汴忘本也蓋觸物引興有不能自已者况吳越之同風哉伯仁家為東南名儒具過庭之學有自來異時用之朝廷鳴國家之盛者不在斯人乎於是為三吳

三友圖詩序

會稽吳景賢善取友其行四方遇有合焉者輒與遊弗置嘗得時賢所畫松竹蘭三物蒼古可愛因玩之無斁命曰三友求能賦者詠歌之既而授簡於余俾引其首焉夫君子之取友顧何取於草木之微乎古之取友者於一鄉於一國於天下猶以為未也又尚友古之人古人遠矣求之於今而未足也又取諸物之似者而友之

蓋友者所以成德也茍可以比德焉雖草木之微在所不棄之三者所以獲友於君子也且夫松之為物也勁正獨立善建不拔不為寒暑而少變竹則秉德有恒以虛受益有堅貞匪石之節若蘭也幽潔自持無俟於外而苾芬不可掩是故君子無不愛之賢之或從而君公之其為世所重如此夫勁正不拔涉直與秉德有恒涉諒與幽潔苾芬涉多聞與是足為益者之道矣宜景賢樂之而弗釋也景賢嘗長長洲幕廉慎敏事吳人懷之

異時德愈修友道日廣而得行其志庸非三者之助乎諸君之賦所謂與人為善蓋莫非聖賢之徒也可無述哉

思上人遊方詩後序

夫聖人之為教也其心則同而其迹或異以性本一故不得不同也以情糾紛故不得不異也善學者於其心不泥其迹於其同不崇其異道之行也惡有彼此之間哉自大教東漸天下化成古今縉紳先生學士大夫類

多知其說者匪徒知之亦允蹈之匪允蹈之亦能言之今觀其書往往能極玄理之奥合一貫之旨其言足以善民俗助治教所謂並行而不悖者不可誣也獨韓歐氏迷迹而好異醜詞巧辨肆為排詆既無傷於日月之明而又無益於其教徒使後世好名之徒竊其說以為口實豈非盛德之累乎嗚呼何弗思之甚耶然二子始乖而終合信乎心之未嘗不同也吳郡思古先上人棨天台氏之學至正間將行四方遂昌鄭先生首為序率

一時名士賦詩以送之多和平之音無異同之辯文雅粲然殊可觀也然古先竟未行而職教者留主長洲文殊寺數年人從而化者甚衆今乃棄去翛然山水間虛已以遊與物無忤如不繫之舟如行空之雲何可羈也古先從余遊甚久以道義相悅以講習相樂而未嘗以文字見託也間持此卷相示以請因得寓目焉余既高古先之行而又樂羣賢之同也故援筆為後序云

周玄初禱雨詩序

常熟致道觀鶴林周君玄初有道術能劾治鬼物及祠祭禳禬吳人多信之洪武二年夏大旱邑人士相與起君禜雨不崇朝雨連大澍歲遂有秋邑人愈尊信其術乃求吾徒之能言者賦詩以贈之而謁余序且道玄初之言曰夫天人之分固懸絶矣吾以眇然之身寄其間而能感而吾應召而吾從無不如志者惟此心焉耳蓋天即理也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苟以心契理理合於天將無施不可獨雨乎哉凡吾動作麾斥以示吾用者葢

將驗常人耳目以神吾術耳然所以致雨者不在彼而在此也余聞其言曰噫此吾家惟心之旨也玄初何自而得之哉夫得其小者猶若此況其大者乎信乎道無二致也余嘗過黄泥之坂入丹霞館見其壇宇閒寂梧竹森映若化人之居意必有人焉俄而脩然長身峩冠縞衣出見客即玄初也挹其言果有道者為賦來鶴亭詩而去今十五年矣及得左轄周公所為鶴林先生傳而讀之益知其傳授端緒師友淵源有自而世方以禁

架之術多君者豈知玄初哉此吾徒樂道其善而頌聲作焉由是以知吾聖人盡心知性窮神極化之妙無所不在推其緒餘而所需丐者亦多矣故題其首簡而申余意焉詩凡如干篇

送為上人序

西域諸國皆知事佛惟高昌為至自王公以下多削染為僧方其盛時以道德智術為有國者所尊信足為吾教之重者比比有焉善為上人本其國人世為顯宦由

其父為常熟監州而為吳産自幼厭紈綺之習慨然有志於方外今年二十餘而氣質渾厚猶有北方承平世家故態信乎其為受道之器者矣受業西山之天池獨恨無良師友以相激厲將遊四方而博求之而來乞言為先容噫以上人原委之懿資質之美問學之勤孰不樂告以善道又何藉於聾瞽之言乎行哉行哉毋因循毋苟且毋怠惰必究其心之所欲得而後已則他日為所尊信而為吾教之重者吾於上人其有望焉

送義上人序

洪武三年春詔吳郡西白禪師住京師天界寺時議者以為教門得人四方英俊之士聞其風者爭集於堂下禪師以為佛之道大而多容故來者輒不拒於是若吾義上人者亦得在弟子之列是年秋余被召至京師館於天界而義方司其藏事翺翔乎廣衆中雖老於遊叅者莫能尚也余驚喜且歎古人云士别三日當刮目相待況余與義有踰年之别乎於是又知禪師之道化人

速感人深也如此義既代將為四方遊踵門屢以言為請余與義有鄉里之好焉有故舊之情焉今其行雖不吾告猶將貺之況其請之勤耶凡為吾學者務三而已曰戒曰定曰慧學雖有三道則一也以戒為墉以定為守以慧為門守其墉安其守闢其門道在是矣且禪師禪學位望皆當今之冠而又知遇天子朝夕承顧問慨然以吾道自任蓋學者之龍門教門之木鐸也道莫邇乎此矣子將求諸遠不亦異乎子姑安之勉以卒業使

真如法味日漸月漬淨智妙明渙其大通則余之喜歎詎若今日乎余行亟不能盡所言然亦止乎爾而已以是為贈

小山序

昔淮南王安招致賓客蘇飛李尚等八公之徒分造詞賦或稱大山或稱小山說者以為若詩之有大小雅焉竊意小山者蓋著書者之自號或其嘗所遊處人因而稱之若梁何氏兄弟偕隱於會稽人稱胤為大山點為

小山云爾其詞沠有音節部分之别與雅不倫或恐未然也然招隱之篇詞致高古文章家尚之具區之北涯曰木履浦積水之陰有培塿焉其高可隱也棄於荒烟町畽之間未始有過而問焉者友生丘國華顧而樂之春朝秋夕每釣遊其處人亦稱為小山云國華喜為詩蓋欲以是自見於世其亦玆丘之遭也與且具區之傍豈無高山大澤足以遊目騁懷以成其趣者而取舍乃如此豈意之所適興之所寄初不限於大小遠近也哉

夫比興之作詞旨音調雖有古今之異然感乎物發乎情則今猶古也古猶今也國華才敏好學苟業之不已則其詞當益修將與小山俱傳罔俾淮南專美於前無疑也遂為序之以遺後之好事者

停雲軒詩序

夫君子未有不須友以成者麗澤之樂切偲之益蓋不可一日而離也離則思思則詠歌形焉詠歌既形則凡物之感於中者皆足以寄情而宣意此風人託物之旨

而陶淵明所以有停雲之賦也余嘗謂是詩與寄高遠感慨之深見於言外非止思友而已此當與知者道也隴西李伯高信義人也事親之暇方汲汲於求友於是榜其燕集之軒曰停雲蓋取陶詩也陶之詩舉世能誦之陶之心則識者或寡矣伯高慕陶其亦知陶之心乎抑將取以文其外者也余聞伯高遜敏好學誦詩讀書尚友古人其知陶之心者哉夫得古人之心者其行必合於古苟合於古則取友之道其庶幾乎停雲之名其

有關於世也必矣錢唐吴君既爲之記從而詠歌著於篇者凡若干人伯高請文冠其首余樂伯高能順乎親而獲友之多也故序之采詩者將有取於斯焉

繆氏族譜序

古者因生以賜姓胙土以命氏因以爲族所以表世德報有功使其子孫百世而不紊先王之澤厚矣後世風俗日薄宗法又廢加以喪亂相尋疆宇分裂世系之次昭穆之序混淆散軼不可復考至有服未盡而已爲塗

人盖由氏族之學不講譜牒不修故也可勝歎哉夫惟受姓之初由一人而分也受形之始由一氣而禪續也以至於今則茫乎忽焉而昧其受或者妄引名族欲自表於世其誣祖之罪大矣嗟夫木則有本也水則有源也人而弗究其所自豈君子之道哉此姓氏不可不知譜牒不可不修也繆氏得姓未見於傳記或謂秦繆公之後以謚為氏繆與穆同而音亦同其始是也然漢儒林傳有申公弟子繆生釋者音謬豈自為兩姓耶抑釋

者之誤也當侯博古者辨之繆氏之孫曰燿字公陽世居淮之通州宋季避兵來吳事既定或歸或留留者占籍崑山而其族益富庶蕃衍至公陽為四世以家乘未立汲汲焉惟失墜是懼乃斷自其可知者為譜而傳焉其不可知者固弗能强也噫為人子孫而能惓惓於先世不亦君子之道乎公陽蚤從名師問學篤本而好文能言其十二府君而下世有隱德至其父仲理君好尚儒雅仕雖未達而德益厚吾聞百年之計莫先於德德

愈積而其後愈大是則繆氏之興其在公陽之身乎余晚得公陽為方外友見命為序為書如右他則備乎自序云

送喜上人序

日本國在瀛海中去中州不知幾萬里自漢以來昉見於傳記其人與中國衣服飲食不同言語不通然嘗聞其風氣渾厚有文物禮樂凡所以治其國者畧如中朝之制豈所謂東方君子之國也與雖其知尊中國貢獻

朝聘或至或不但羈縻而已惟吾聖人之教尊事甚至
緇布之士來學於中國者項背相望學成而歸國主貴
臣而下延禮施予異於他等其尊德樂道如此故來者
若是其多也余所識者雖衆或一見輒散去惟笑雲喜
上人者相從稍久是以益得詢其故實焉而其來也適
當中國多故東南靈山名川宏法之場鞠為榛翳前輩
為當世師表者往往物故其在者笑雲亦時得而叅决
焉若四明夢堂噩公楚石琦公皆厚於上人為作歌詞

以贈蓋警策之言也上人天資穎悟爲學甚力禪悅之暇頗讀内外書恬澹専寂卓然不羣其與之偕者盖亦鮮儷焉既卒出世之業緬懷菽水之養遂將振錫于邁翩然東歸語余曰後會未可期能無一言以慰道途之思乎余與笑雲學雖異門其道一也道既一則所以告者豈復有異於子之所聞者乎然於子之行也竊有感焉昔在唐季五代之際吾天台一家之書散亡畧盡𠙚嚮幾絶吳越忠懿王遣使航海以重幣購之其書復完

故四明尊者得專中興之號今微言之緒殆將復絕而聞其書具在子之歸也為我訪焉噫中國失法求之四裔其亦重有感也夫其亦重有感也夫

送顧秀才遠遊序

吳為山水之國地沃衍而民物夥自晉以來衣冠之族多家焉其風流文獻之懿迨今不乏然其俗樂土重遷而遊者甚少在孔子時能北學於中國者惟子游一人耳蓋自古而然矣近世為國者疏忌南士而遊者加少

其季也所在兵興土宇割裂遊道遂塞今區域日廣舟車甫通於是懷才抱器之士將復有四方之志者矣顧君德常其人也德常居震澤之陽開門授書學者林立慨然悲世俗之隘守其所聞不肯汎觀而博取也乃東書策治遊具告別於常所來往將泝大江過京口觀光於國都涉淮泗凌洪河極齊魯之交放乎東海彷徉而歸徵言以為贈余曰壯哉遊也足以雪吾俗固陋之恥矣雖然君之遊也將挾其所有遊公卿以成其名乎將

有奇謀異術希世用事以求富貴利達者乎抑將以堯舜之道要人主以康濟斯民乎將覽觀山川交結賢俊以發其文章乎君將奚取德常曰不非為是也吾聞河洛天地之中聖哲所化而魯則吾聖人父母之邦也意洙泗之間流風遺澤猶有存者詩書禮樂之傳風氣民俗之厚旁求博采耳濡目染庶幾有得焉為是行也曰善夫君之遊也行哉行哉吾於君將賀不暇豈復有惜別之意乎遂抗手而別

送臻上人西遊序

會稽山水名天下由晉以來羣賢所遊集也若吾氏則支道林竺法濳帛道猷輩其所與遊則謝安石王逸少許玄度之流其高尚之風名理之談雅遊之好皆極一時之選以令望之若神人然故竒蹤閟跡往往而在他郡鮮儷焉爾後闗望才傑之士代有其人今雖前輩淪喪而後來之秀方蟬聯未已亦由古人風聲氣習有所感發非獨山川之美然也曩月屋梁公在能仁時有臻

上人天岸者實侍瓶錫遂為入室高弟今月屋巳矣猶惓惓不置欲張其師之道其風義如此亦非今人所恒有也今將遊京師乃來乞言以為贐夫善遊觀者必之乎通都大邑然後足以盡天下之奇觀矧惟神京佳麗巍巍翼翼為四方歸則今善世禪師季潭公以道德文學為吾教宗盟麟象雜遝萃為淵數子之往也若登乎昆侖玄圃之墟左右采矚無適非玉又何求而弗獲哉若是則會稽當今人物之論將有在矣余既老且病無

復有意於世務瘖默自養而喜子之遊得其道也故強
授此簡為別

衍道原送行詩後序

昔在至正初石湖衍道原善為詩一時知名士無不與
之遊而尤為今翰林危公太樸先輩覺隱誠公所推許
有碧山堂詩集若干卷吳郡山水近治可遊者惟石湖
為最山自西犀奔而來遇石湖而止夫山川之氣扶輿
磅礴鬱積而不泄則秀潤清淑必鍾乎人道原生其間

氣質既美加以問學遍讀內外書資以論著而獨長於詩博采漢魏以降而以杜少陵為宗取喻託興得風人之旨故其詩清麗幽茂而皆可傳也嘗以僧省堂選主嘉禾德藏寺才辯聞望傾於一時惜未究其學而殁殁時年四十三嗚呼使天假之年其所可傳詎止若是也耶吾聞位不充其德者其後必大今其孫金西白以英才偉學克纂厥世詔居京師天界寺莅天下僧盟焜燿莫比流慶之澤可誣也哉道原之赴德藏也諸公咸賦

詩送之皆軼於兵僅得遂昌鄭先生而下數篇西白懼遂淪墜既加編緝乃授簡俾引其首余長道原一歲有先世交契之好其就外學也蓋嘗同師追學出世之道也而又同教講習問辨其相資也深出處周旋其相知也盡蓋有師友之道焉而道原自得為多故余雖後死而終莫能過之也嗟夫自道原之亡詩法益變江山良是而人事盡非矣今余且老居僻處獨慨念疇昔欲與道原上下其論則邈乎遠哉不可復得徒抱無涯之思

而已獨喜道原有孫而惓惓於先世之遺如此有古人之道也故不辭而序之

危學士贈渭上人詩序

始石湖衍道原與臨川危先生為方外友盖以文字相知而未嘗相見也先生歷官於朝為名法從為賢執政而道原之歿乆矣洪武草命先生歸江南始克序道原所著碧山堂集者嗚呼人生合并之難也類如此雖然士固有曠古而相親並世而不相遇者矣而古今一時

也交際一心也其精神會通復有愈於目擊而面晤者豈古所謂神交也與若歐陽之於惠勤蘇子之於叅寥輩方之於今事雖懸絶而風義之感猶一日也石湖山水為吴中偉觀昔范文穆公樂而居之因自號石湖居士至今釣遊之跡猶約畧可考士大夫之過吴者必一至焉而先生則因碧山集而槩見好勝者寧無憾於斯乎方承平時楞伽諸寺竒勝相角鼓鐘相聞才俊之出其間者以道原為首能繼其逸響者金白庵心覺原也

今又得渭湜菴者焉信乎山川氣脉未嘗斷也湜菴自秦淮之歸吳也先生賦近體詩送之詩言高僧者謂道原也執政家者謂文穆也方外之好先生葢屢致意焉湜菴表是詩見命為序余被召至京師得與先生聚旬日而道原則余莫逆之友也故不辭而序之俯仰今昔為之一嘅

官游序

傳曰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未學而入仕則傷錦之

刺興既仕而棄學則素餐之譏至顧何取乎宦游之樂哉雖然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士大夫捐親戚去墳墓隨牒遠方簿書期會之暇亦將游目騁懷以舒其煩鬱升高望遠以達其視聽觀風問俗以祭其治績然後志以是得政以是成於是有山水之適燕游之好託之賦詠流傳四方使人有所欣慕而興感則庶幾乎宦游之樂也哉不然則山川能説登高能賦可以為大夫者豈無其人乎横金巡簡張君秉彝世家平原氣岸雄偉有

遠大之器事親從兄有孝弟之行蘭州帥聞其賢辟置
幕府再以人才薦召至京師授是職旣至謂人曰吾去
家數千里蒙恩至此懼無以塞責而是州素稱文獻之
邦流風遺澤猶有存者吾得受教於君子矣欲表為官
游求羣賢詠歌之何如皆曰善乃請序以告焉余聞張
君初筮仕即將命四方車轍馬跡遍於西北而未嘗至
乎江南也今蘇在天子畿内實古甸服民悍法易使巡
檢職專任重以巡邏為事則凡境内山川險易民物情

偽將家至戶曉無不周知而備嘗加以天資高明敏於從政竭忠盡力以報其上暇則從容問辨以增益其所未至他日於縣於郡於侍從之列所以為治者出其蘊素舉而措之將自今始此則宦游之效也所謂仕優而學者不其然歟夫樂道人之善君子之志也可無言乎詩云惠而好我示我周行余請為張君誦之

送遠復元東游序

淛水東七州四明號為三佛之地三佛者謂鄮陰佛真

身設利羅戒香寺瘂女為古維衛佛并長汀契此曰慈氏為三也其瑞應昭著光靈赫然震耀於天下者非偶然也說者謂四明東負大海山川靈長風氣和會民易從善庶幾乎東方君子之國故聖賢過化靈迹為多豈其然乎由今觀之則莫如補怛洛迦為最著然不與三者並列何哉葢茲山據海岸孤絶磅礴萬象觀音氏以如幻三摩鉢提溥應羣有聲論宣明靡間遐邇固不可局於一方論也矧惟南湖實法智尊者祖廷大教重光

之地一家教觀之所自出猶縫掖搢紳之閼里也為其學者不一躋其堂而嗌其胾豈為知本者哉此余及復元遠公是以有東遊之役也復元宗法智之道遍通內外書制行甚高又濟之以無倦今罷講天竺方將觀乎會通以致其道廣覽博取以益其學此其志豈區區安其固陋嶷然自足者比哉昔在泰定間余侍先佛心居南湖於時尚幼事雖目擊而無得於觀感蓋五十餘年於兹矣今復元之行也則徒然歆艷而弗利攸往其命

也夫然余於復元竊有望矣去南城一牛鳴而近吾先佛心之遺塔在焉霜露之感匪朝伊夕撣討之暇幸為省其徑樾階草能無恙不當時父兄猶有存者為我謝焉

送超藏主序

超上人既謝天竺中峯司藏事將遊觀乎江海之上來以言為請余嘗悲好遊之士類胥於外誘其能尊德樂義而囂囂囂囂者固善矣而猶有待乎人知若夫周流四方

覽觀山川極天下鉅麗之觀將上下馳騁以昌其文詞抑末矣吾徒之遊則舉異於是無上菩提修厥自我而決擇在人世固有先我而覺者吾將往從之故有於立談之間觀感之際樂其所欲得者夫如是雖其人在遐陬異域萬里之外猶將委質而受命焉況其適者乎今前輩斯盡師友道喪其存而足徵者僅在吳越吳則上人桑梓之邦也既皆得而事之矣今將適諸越越之碩師尤不易一二數資其見聞得以周悉而互辯則何患

乎德之不立道之不明也哉雖然古人有云務外遊不如務内觀夫務外遊者有待樂内觀者無方上人其慎諸博覽而約取即物以明真無徒事乎世俗之遊也則幾矣吾老且病無復有所適方愧獨處此上人他日歸當過我東臯之上出其所有相與共商確之則余也亦與有得焉豈非幸與敢以為贈

玉林序

吳江琪禪者持錢唐錢君思復所著玉林字序將求羣

賢詠歌之請文為介余曰無是為也豈無內教之足樂哉今夫龍藏金匱所秘貫華祇夜之屬大小所攝動以萬計其鋪張鴻烈敷暢玄奥金石之相宣珠璧之交映未嘗不合乎比興之文也然其所載皆真乘實印葩華之詞靡曼之音弗在也今吾子有取於玉則志近乎正而非世俗之所尚矣夫玉之貴於天下者以德不以物君子無故玉不去身匪事華飾蓋以比德焉吾聞仙聖所居宮室服玩悉以玉至於生植之物草曰瑤草樹曰

琪樹林曰玉林非止為佩為璲為環玦圭瓚而已玉之用也如此則能賦者託物引喻形之詠歌以勗爾德者必有其道子何得於玉之多也其為東方之美醫無閭之産也必矣詩云言念君子温其如玉吾將有望乎爾

送法上人序

傳曰君子學以致其道致者極至之云也則夫學焉者當篤志問辨致知力行以求其至不若是非學也今夫百工方技之流閑有善藝猶不遠而求之况君子之學

所以成己成物者可不知所務哉佛之學以心為宗將以盡性命之奥達死生之變生一切心以復清淨妙明之本尤當精思遐覽真叅實叩以極其至固有得一言足以充夫終身之願欲若此有志之士所以老於行而弗止也寶壽法上人妙年秀發氣質凝然有受道之器其大父信菴公以宿德隆望為禪者宗上人温恭朝夕於視聽言動之間得所觀感者多矣洪武乙卯始發軔而東首登北山行中禪師一見異之立畧以掌僧事觀

其贈言所以期之者遠且大矣而上人欲然曾不以是為慊將行四方以畢其志踵門以言為請上人入有父師之教出受宗工之知其所藉者厚矣執此以往其進之易也孰禦哉今雖道散師廢深山穹林之幽豈無長往而不返者乎上人勉之其有遇也歸以質諸二師而卒業焉所謂致其道者豈不在是行乎余與信菴有同年之好眎上人猶子也於其請故不讓而言之

麋孝子刺血書經序

夫親莫甚於父母愛莫切於肌膚貴莫越於至道今有捨所愛求所貴而有益於其所親者雖愚者亦將為之况賢者乎盖孝根於心人之所同也使有可以致其孝宜無所不至又何愛乎尺寸之膚哉古之聖人慮夫後世不繇其道將毀傷滅絕而不顧故著於經謂全而生之全而歸之以為孝而又曰毀不滅性則亦示乎其旨矣毀而不滅其性可不謂孝乎昔元德秀李觀喪其親皆嘗刺肌血繪佛像書佛經以資冥福史氏書之元李

為唐之儒英文行有過人者使不合於道其肯為之乎作史者其肯取之乎吾佛之道廣大悉備使人原始返終知所以生推因尋果知所以死蓋人物之化固有虚靈不昧者存焉非佛之道孰能升濟而至於善道乎為人子者欲致其親於善道則舍佛而焉求此佛之為教而史氏有取焉或者不察騁其私智欲刋萬世勸勵之典可乎吴人麋友信喪父痛念無以自効方居憂即捘誠於佛劃指血手書妙法華經近七萬言祈以導神明

超淨域以報其劬勞者嗚呼孝矣哉葢季世孝道崩壞至有服衰經而佚樂自若外託不敢毀傷之戒罷精神於聲色而不䘏兹惑之甚者也聞糜氏之行其有不惕然而興感者乎糜字敬章篤志於道葢有得於佛者也故述之以附於元李之後以俟纂録者有采焉

王居士閱藏經序

蘇人王居士本道來言曰某生年幾五旬矣碌碌混於流俗今始知佛法之妙雖悔頗晚而願學焉嘗以為在

則人亡則書佛雖云遠而其書具在庶可挹流尋源而至於道乎遂取佛所說大藏之經齋居繙閱冀將脫去凡濁而趣乎清淨之域然佛意宏奥章句微密而未易窺測者顧有以教之於是為之言曰佛本無言而所以言者將導迷而至悟也悟不自悟必由言說由是經論之文生焉其自西徂東至唐開元録為五千四十八卷其後歷代譯者尚多有之其在天竺而未至者尤不可勝計是為一大藏教其間有權有實有頓有漸有大小

偏圓有了義有不了義精粗鴻纎罔不畢載得其小者則遷善遠惡得其大者則歸元復性譬如飲海隨量取之而海初無損益也然真如寂滅之理心路俱絶而况語言文字乎哉故曰修多羅教如標月指若復見月了知所標畢竟非月然亦未始舍指而求月也要由不離語言文字之間而達乎自性本有之妙不即不離道在其中此佛之所以教也本道勉之若夫如來一代設教次第始終修證之旨更僕未易盡也尚當為君言之

招隱軒記

昔淮南小山賦招隱士説者以為託意以招屈原今觀其詞似非為原設者特指意音節皆原於楚故説者云爾夫以八公之徒之才固當用於朝廷之上而顧為陪臣漢之公卿皆武夫崛起而賢者用未盡其才故自道其湮鬱無聊之意若將有聞於上者其後孝武遂興文學而賢才輩出矣此招隱之賦也與余嘗愛其高古幽潔自漢以來為文章宗無不喜誦而樂道由是以知古

人英詞妙語在天地間如元氣流行要自不泯故能行遠也如此教上人西言居虞山之陰開軒東榮署曰招隱環植以桂且書其詞於壁甚矣其好古也夫教方外士也其於世宜泊然無所累顧何取乎八公之詞蓋悲夫好榮之士溺利祿而忘返雖顛覆繼踵而曾弗悟不知深山之幽叢桂之傍可以保身而全真意將招之來游以極夫攀援詠歌之樂蓋反招之義也因其求記為作招隱辭使之歌之庶幾有翩翩然來者乎

山蒼蒼兮白雲石磊磊兮水粼粼余室兮其下桂陰陰兮承宇羌獨居兮自娱友廓落兮孰吾與哀斯人兮孔壬溺利欲兮喪厥心禍福倚伏兮古今一軌前車既覆後車弗止胡不歸兮委紛濁養恬淡兮愬寂寞攀桂枝兮永言反淳樸兮道為鄰超鴻濛兮保真宅飡至和兮服無斁

枯花室記

育王藏主笑菴顔公歸休於松陵海雲寺題其室曰枯

華室而徵文為記維昔我佛迦文之將息化也在靈鷲拈花以示衆衆無知者惟大弟子迦葉氏破顔微笑說者以為傳禪之始笑菴禪者也將以泝其宗原之所自出以求單傳見性之旨此名室之意也或曰聖人授受豈細事也宜明白洞達深切告戒猶恐傳者之或差也若堯舜禹允執厥中之詞至今誦之今乃託物用意微啟其端使之揣摩以表傳道使徵迦葉領解其卒無傳者耶其故何哉蓋佛之道本於無言而亦未嘗無言也

是故浩乎山海之積不足多寂乎淵默不為少恒欲學者不離語言文字而達無言之妙此其所以教也然必極賢甚聖之才乃足以受無言之道迦葉於佛具體而微況在法華已承記莂故拈華之際一笑而領焯然無疑豈假諄諄然命之乎噫自非以聖繼聖其孰能與於此是則拈花示意其旨微矣夫佛之道在身為律在口為教在心為禪用則有三其實一也其曰因戒生定因定生慧慧獨不能成戒定乎達摩之來單明禪學謂

之教外别傳自其説行三學於是乎始判後世學者不深惟佛祖之意一而三之互有抵牾猶復置議其間弗達之過也笑菴之居是室也禪與律交修定與慧相養淡然無營以極其趣况當江湖之會洞庭垂虹如在几案方秋高氣清焚香燕坐收視忘聽則心境渾融真性冥寂於斯時也華本不有拈復何人是當别有得於拈花之外者余將造焉又當相與一笑

福壽院記

佛以性為宗以神道設教而化成天下惟其無為也而後能大有為自國都郡邑名山大川至於江湖嶺海之表幽深險阻之區莫不崇其祀尊其教所以為天子壽國而祐民者蓋有其道矣故其宮廬門垣之制林園壇幢之奉惟其力之所能而莫之禁理固然也以其有為也故隨世起滅廢興相尋於無窮以其無為也雖廢興相尋而卒不可得而泯者是以適丁壞空消委之餘方且感慕興起若陳溪福壽院者其一也院之成也其泉

布粟帛之施出於覺齋王君而所以成則楚岡禪師宗王之善道也初楚岡自閩來遊吳至崑山主王氏王君悅其道遂延而居之既而病其湫隘不足以有容復斥別業地以廣其址稍勸衆施改作堂室表以門廡若爨湢庫庾之屬以次咸秩楚岡曰吾法有所為凡以為衆也况陳溪為四方學道往來之衝烟包雨笠無所爰止如更為十方使有所歸宿不亦善夫王君然之別築僧堂以待來者又施田以益其食設佛菩薩天神之像鐘

磬幡蓋之飾瓜華鐙香之供法所宜有者悉具然皆去
奢即儉化刓為樸務從簡約裁足稱事朝誦夕梵禪律
並修於是儼然為一禪林矣經始於至正廿一年以廿
三年十月告成乃謀刻石以著成績傳示永久而以其
辭屬馬吾聞楚岡深於禪學制行清苦有古人之風不
屑為人師而人自宗之王君好施樂善出於天性屏去
華靡求道甚切是皆可書者也是院也非王君無以立
非楚岡無以化相待以濟相須以成故其易也如此夫

記者豈徒識歲月營繕而已固將所以垂儆戒也則凡居於斯食於斯者毋惑外誘毋怙于佚以求乎佛建宗設教之本精思玄覽内外交致庶幾無為以極夫忘言自得之妙原始敦本以無忘王君之德則福壽之傳雖欲弗永久惡得弗永久乎是為記

北山堂記

蘇以山名州其山多在西環州之邑而吳江絶無山焉好事者或名其室以寓愛山之意而實未嘗見山也妙

智寺中山正公姑擇亢爽作堂於湖陰面湖而宇於是一覽而盡得西山之勝署曰北山堂志所見也每梵放之暇則與其屬若賓客登焉開户而望遠則高青斷碧慘淡依約而可指名近則晴霏空翠飄搖浮游而可俯拾平湖滉瀁與相吞吐澒洞歘吸乍陽倏陰可喜可玩可悲可愕爭效奇獻秀於一堂之上而來遊者或倚檻而歌或操牘而賦或晏坐以思各適其適憺而忘返蓋一方之奇觀吾人之至樂也衆咸曰是不可無述也使

來速文余與中山善知其志之所存試即其堂而言之若西山者吾嘗遊焉其長林曲塢貿罔緣澗往往有民生聚其閒與漁樵之舍高下雜處雲霞花竹蔽虧映帶樂哉閭風縣圃之居也葢嘗問其人則舉莫知其所以美也徒熙熙攘攘為利往來而已余因歎性本之妙一汩於利欲則日用罔覺操存之效立乎物表則無所不見是猶在山者不知山惟置身於其外者能知之若中山者其知山也歟中山賢而且才而又樂於教育令其

嗣曰致遠文行清淑克纘先緒其為斯堂也盖將體物以見志即事以明理覩夫山川流峙烟雲卷舒風雨霜露之霑被草木飛泳之動植無適而非道也豈徒崇飾游觀務山水之樂者哉傳曰知者樂水仁者樂山中山有焉余將登斯堂賦小雅之篇詠歌有萊以樂得賢之盛孰謂玆邑無山也哉

溪雲山居記

有為全真之學者曰陳仲孚氏仿其衣冠瓢笠之制若

自放於方之外者家在石湖當山水佳處而别築室於楞伽峯下開户東鄉字之曰溪雲山居環樹樾桂梧櫝之屬幽花美箭復相經緯以碧山為屏白雲為籬籬之外近與人境接入其門則清曠幽閒超然若排埃壒而出天外洒然如執熱而濯清泉也仲孚雖從其教而無枯槁絶物之偏日與名人士游從其間以撫花竹觀魚鳥譚咏為笑樂豈所謂託焉以逃者耶蓋嘗翫夫溪泉之流行山雲之舒卷磅礴而若有得焉者因以自號亦

以表其山居云余每高其趣屢往過焉仲孚曰子盍為
我志之夫心扃虛明不物於物則凡天地間摩蕩膠葛
禪續往復無一物不契吾心之妙者匪特溪雲而已君
因夫已得而益充其量勉所未至以精求其本淵乎其
靜曠乎其適將釋累遺形與造物者游於無何之表視
世之溺利欲而不返者何如哉是在可書也若夫全真
之道當有知其說者為仲孚言之山居成五年洪武乙
卯夏五佛者某記

定軒記

吾友費允常之宅近市賓至無觴詠之所乃闢前楹而軒之以置席焉四方士友及他賓客之造門者踵相接也將迎揖讓殆無虛日門墉之外則販夫駔儈之徒與凡往來者肩摩而袂屬井賦之輸箕斂之興則強胥悍傭詬呶隳突至夜分乃已其軒也如此而題曰定軒客有疑者曰異哉允常之名軒也不幾於譃乎且吾聞之定者安靜不遷之謂也吾意允常當閉門謝客危坐終

日如朽株止淵泊然無事乎當世乃稱是名焉今吾觀其日不暇給而自表若是得無欺我乎哉乃相與質諸東皋子東皋子曰允常之題軒也奚病夫心無天游則六鑿攘之而不足志有素定則萬變處之而有餘今夫事物日交於吾前如絲棼如羹沸吾應之不忒彼觸之不亂者素定故也昔孔文舉在北海為袁譚所攻飛矢雨集而憑几讀書論議不輟諸葛孔明與強敵對壘而羽扇綸巾從容指揮而整暇非志素定疇能若是乎子

徒知無猷無營以為定而不知倉囊酬酢不害其為定也允常之題軒也奚病客憮然而退他日見允常為誦其言言未卒允常大喜曰微夫子孰能發吾名軒之意也哉謹聞命矣請書為記可乎東皋子曰諾遂筆之

蓮花室記

夫草木之可愛者衆矣而蓮之為花獨異乎羣卉亭亭焉不可狎而玩也皜皜焉不可涴而汙也故愛者未必知知者未必盡惟佛也則藉之為用寄之為言行而為

履坐而為牀結為雲散為雨居處游息無不與之俱豈但集之為裳葺之為蓋而已其說法也又取以喻其書蓋以其處於水而不著於水本於土而不留於土自疏濯淤泥之中而超遙埃壒之外開合同體花實同時深有合於所說之妙夫其書數萬言而一花足以盡之其有以也哉彼襲芳香之娛託吟咏之適者未足以語此也沙門眔成即普潤法師翻譯之堂藥室而居日誦是經不輟於口連環紬繹蓋將終身焉而樂斯室之成也

求文以為記佛以言為教而本於無言以念為修而至於無念寂而恒照照而恒寂於以復乎明静之體而極夫實際者也然則居是室讀是經者當神會黙契自得於言象之表豈徒玩其花頌其言而已也昔智者國師由是而得道方其誦時見靈山高會儼然未散克纂玄緒為佛者宗誠篤信開朗其於此非茍知之亦允蹈之者也故書以告夫未達者焉

普賢堂記

佛之道智與行而已發乎智成乎行其在法華文殊對揚所以昭其智也普賢戾止所以表其行也智以始之行以終之而能事於是乎畢矣惟普賢氏立大行示大修顯大証俾夫學者冥達諦本歸乎元極宏贊之功可謂至矣後千五百年而得天台智者大師妙契心要纘服厥緒爰立止觀以明大道乃著法華三昧儀具列修證儀注理觀周客微妙用垂大訓凡欲澡雪垢濁排遣惑累優入聖域者舍此莫可求佛之方美矣盡矣無復

有加焉此普賢氏之冥化其得專祠也宜哉沙門傳教作普賢堂於虞山之陽以奉斯事然時方多艱未遑宏構草創簡畧具體而微先是同盟之士合四十人恒於獻歲發春爰集私室用為祈年而啟處弗虔品式制度有愆舊章於是相率以勸度地薦賄遂成斯堂教嘗游於余託為記述夫道在力行以求其至古人所設豈徒空言他時施者益勸堂宇益闢當務期大全究竟極詣毋安小成以自畫則斯言也其足徵乎堂經始於至正

廿三年越明年乃成又明年天台氏學者某記

小隱軒記

隱者所以全身也全身將以存其道也蓋吾身者任道之器身不遑卹道惡乎存夫君子抱道蓄德固欲施之人非獨善而已也時之不可道之不行則有含章鏟采韜景滅跡自放於山澤長往而不返是知隱者蓋有不得已焉耳苟行止進退皆合於道當於義將無適不可山林即朝市也朝市亦山林也則隱者豈有小大之辨

哉吾徒之學尤汲汲以利物為務恒懼有不被吾仁者故有不擇地而處不待時而行者矣道上人來西有志於學能自拔於流俗嘗掌靈隱僧事衆皆悅之爭願與之交而士林之英亦喜與之遊也居吳山寂照院即西南而軒之册其眉曰小隱几席之外惟圖書缾錫而已蕭然無他物誦習其閒若與世相忘者余愛是軒簡樸而幽潔雖乏高明爽塏而深靜閴寂不聞人聲有叢桂在旁甚偃蹇每至輒留連澹而忘歸道因請文為記吾

觀道之為人其才足以顯白於世況今法運潛興諸方𦫿席殆將復見往昔之盛職教者方求賢自輔高位廣衆其俯可拾非久居此者是則小隱者得不為大顯之資乎若夫風和氣清樹陰在戶賓朋滿座攀援桂枝倡酬詠歌以適一時文雅之樂余雖不敏尚當為君賦之

野望軒記

凡為游觀者則必搜奇抉勝蠲翳濁就清曠殫月靡日而後成得於此必遺於彼鮮克有兼者焉若夫不越戶

不徙席不登高臨深而萬象畢陳意態呈露莫能逋逃者其惟茲軒也與軒在具區之上滏溪之陰仲謨諜上人之别墅也軒之南東曁西皆平疇沃野人烟墟落遠近隠見水泉阡陌交貫聯絡浮青盪白膠葛下上田夫漁子帶笭箵而負襏襫岸耕水擉謳謡號遞發樵童牧豎歗歌躑躅與相應和居人過客來往旁午軒之深廣僅倍尋又三面皆牖疏明洞達圖史之外可容數人每鉤簾而坐清暉秀色溢於几席逌可攬結遠盡無際晦明

朝夕各極其趣景物之變日新而無窮信游觀之具美者也上人讀內外書喜賦詠故來者率文雅之士以余嘗為兹軒之客也乞文以志之昔禆諶謀於野則獲於邑則不豈愚智之相絕哉蓋視遠則志明氣舒則神和故慮由是得謀用是臧則居是軒者將磅礴萬物內外交養匪特游觀之樂而已夫一軒之微固無足記者而其效如此是安可不書以貽後之好事者焉余始見有吳興魏文敏公所題扁聞今不復存軒亦再建云

友竹軒記

陳留謝聘之儒者也性嗜竹故居多竹名其軒曰友竹軒而徵文為記夫友者友其德也友其德不於其人於其物豈有說乎昔衛武公年九十有五猶進修不已詩人美而歌之其詩曰瞻彼淇澳菉竹猗猗又曰菉竹青青菉竹如簀其引興高遠遣辭有序何其善形容君子之德乎哉衛地固多竹非武公不足以友之竹雖美非詩人不足以言之意當是時舉衛國所有皆事我者也

惟竹也可與友其在於今見猗猗青青者則思武公焉思武公而不見得見似人者寧無空谷跫然之喜乎謝君種學績文樂道行義蓋嘗出為安丘令輒自免歸其居是軒也日以問學自修講習為事暇則顧瞻詠歌如在淇澳善學衛武者莫君若也使年齊衛武其德業盛著可量也哉乃欲余為之記余何足以知之矧於君無一日之雅徒南望澄湖之上雲林之間有竹如櫛有人如玉余又安得而見之哉他日當因此君上謁朞陞斯

軒尚論友道參益者之列余雖老矣尚未晚也記則以俟能者

菊田隱居記

詩言立我烝民易稱耒耜之利書曰厥田上下夫田為生民粒食之本尚矣未聞蓺菊而田也蓺菊而田葢出於逸民畸士放浪山澤離羣而獨處取草木之芳潔以苾芬其口體故有餐落英汎湛醪託物喻意若將遯世而忘返者之為耳惡有隴畝耕耨之事哉松陵黃伯庸

菊田隱居其亦是類也夫或曰伯庸善事親得子道甚

嘗聞南陽山谷中地多菊有泉流其間委為潭其人飲

者多壽考伯庸之為蓋庶幾南陽之壽以悅其親者此

殆是也然余聞伯庸事親之暇躭味經史閉門授徒以

為養方將秉仁義之耒耜而耕乎六經之菑畬是穮是

蔉是穫是積以富其有又將施諸人人不特修之家庭

而已是不亦伯庸菊田之素志矣乎伯庸徵余記於是

乎書

思本堂記

隴西李尚德更其居室高明而爽塏既完矣題其堂曰思本而求文為記余乃為之言曰夫形生之初本一人之身也似續之傳本一氣之分也本之深者其末茂德之厚者其流遠此必然之理也盍亦觀夫水與木乎木之蒼然拔地而特立柯葉暢達凌風雨而伏光景彌久而益大水之滔滔汩汩晝夜不止及其至也深廣莫測何以能若是哉由有本而然也君子思其本益自修而

衍其澤其有不興者哉然其思也當自近者始近者吾親之謂也吾之有身本於吾親自吾親至於吾祖遠而至乎高曾之所自出又推之以及其宗族一人之身一氣之分者則孝弟仁愛之心寧有已乎此思本之致也尚德好賢樂義方為朝廷任漕餫之寄事集而民弗擾暇則事親教子克盡其道是堂之成豈無美名可為榮觀者乎而汲汲焉以思本表之此其志蓋可知矣歲時伏臘宗族賔客之集於斯堂也絃歌具陳籩豆在列長

幼有序壽觴既舉慈顔豫和獻酬交錯盡歡而退此天下之至樂而不恒有者也於斯時也能不以是自佚而惟祖德是念可謂善思其本者矣尚誠其子若孫世守其德以母忘其名堂之意不亦偉乎詩云永言孝思孝思維則吾將於李氏見之

松雪窩記

余友廉獨清以書來為儒林盛彦英求記其所謂松雪窩者余聞古人之居室也中正靖深冠婚賓祭之所在

者曰堂高明虛敞朋友講習詠歌之所託者曰軒藏修曰齋宴私曰閤游目曰觀與夫廇寢奧窔之屬皆所以違寒暑休四體適性情而已未聞以窩而名居者也釋文者曰窩穴居也竊意若史漢匈奴傳所謂區脫之類是已然彼為候望者設而非游息之所也惟昔邵子在洛自富鄭公司馬温公而下釀錢買宅以舍之乃自號曰安樂窩門生故人欲致其來者亦作行窩以要之凡十有二家考諸紀詠可見其為當時所慕如此則以窩

名居自邵子始也邵子抱道足學逢時明康不詘其志深居簡出玩心神明其令聞令望於今不衰儒者之表也夫古人一言一動足為後世法況其所履者乎是則彦英之為蓋有所受者矣彦英吳之大家也世有隱德至彦英清操彌厲浮湛里俗不自表襮嘗別稱儒林耕叟一時文人若番昜周公遂昌鄭公鐵厓楊公皆喜與游而樂道之高居榮觀乃所固有皆斥棄不取而退託於尋丈之室三尺之几六尺之牀頹乎其間頌詩讀書

求古人之志其可尚也夫余嘗覩其命名之意盖有在矣夫松者羣木之長也蒼然髙寒閱嵗時而不變雪者天下之至潔也一萬象混垢濁而不汙物之髙潔豈復有加於此哉君子儀其髙則卓然而能立鑑其潔則皭然而不滓盖假外以養其内者也彦英其亦有得於此否乎以此復於獨清而書以為盛氏松雪窩記

于氏祠堂記

墓祭非古也其禮以義起者與禮緣於人情則夫墓者

吾親體魄之所在也於是焉求之孰不可哉雖然此猶為游方之內者言也吾徒宗出世之學當諭其親於道生以志養殘以道濟使死而不亡者去沈塞而升高明孝莫大於是矣吳江西鄱于氏有諱安者於今為五世祖有子六人其季為僧於妙智寺名益光受田二十畝於烏程之嶠字圩既菴其上以修祀事其歿也則瘞骨焉至正間兵興田為有司所奪菴亦毀僅存其窆宗子德桂房有孫僧曰致遠與從弟僧思義復建祠堂於族

居之近立木主祀五世府君而下別割田以給之顧得記俾久遠佛之教以孝為至道其慈仁所覃自吾親至於途人之親自吾世極於既往之世視之一也視之一宜無所不愛況一氣之禪續者哉此吾徒所當盡心焉者二師可謂知所本矣夫為人子者孰無是心哉是則永久非待乎記之有無也遠字復元業天台氏之學有文行世嘗主天竺之永壽寺云

行春橋記

洪武戊午嵗春三月重建行春橋成設大會以落之邦人士曁道俗會者數千人先是宋淳祐間徑山淮海禪師寳來行橋有文在石於是仍請今徑山以中禪師行橋以修故事人謂相距百三十有餘年猶一日也既事衆請揭其槪示諸來者按狀洪武七年四月橋壞公私大沮計無所出盖橋當郡西南孔道又山水回合爲吳中奇觀據要領勝橋不可一日廢也明年優婆塞正宗方事經始懼弗克終乃以屬長洲僧善成成傾誠勸募

寒暑匪懈由是人孚其化泉布粟米之施日至乃大鳩工發材悉撤而新之取石必堅傭工必良植枋必容以深以為石湖乃具區之委至是東為澄淵湍流剽疾喜與石鬬弗若是不足以支久也役且半會將作有大營繕盡括匠氏以去役幾中止秀州人錢玄濟素習橋事機智便巧并善礱斲泅深履險易甚平地來未朞月而遂以完告橋之脩廣制度一仍其舊而堅緻過之見者驚喜以為天實有相之道焉夫橋梁有司之事也使諗

於有司則必賦於民民將覬望抵捂其能弗擾而集乎就令弗擾而集也則取具苦窳又可兾其堅久耶佛以慈悲宏濟利天下而橋梁居八福田之一鼓其善以勸而人樂趣之故無煩官厲民而卒潰於成也然歲丁連侵百貫騰踊劬躬盡悴猶閱三嵗更三手而後成抑何其難也二三子之勤亦已至矣來者思其成之不易尚毋忘嗣葺以永其利哉可無述乎

青來軒記

扶風馬彦英居具區東滙開軒而西鄉顏曰青來取臨川王文公詩語也公昔罷相居金陵築室白下門外與楊德逢為鄰暇日過德逢題其壁有兩山排闥送青來之句至今雋永人口公因選唐詩盡得諸家體製其絶句力追唐人議者猶謂與唐人尚隔一關然其身處廊廟而丘壑之志始終不渝出語若與書生寒畯相角畧無綺紈華靡故態為世所取也宜哉吴以山水為國而松陵實據湖江之會垂虹截然界其左具區汪然注其右

洞庭兩山崒然起乎其間澄波萬頃與相澒洞浮青淡綠震蕩開合曉夕而百變大抵民居官舍膠葛上下於山光水影中不啻排闥之青護田之綠而已蓋天下之壯觀也今蕞爾之軒寄乎其上自非喜幽尋而樂勝選者孰能有是哉彦英遯世樂道好從賢者遊將朝夕茲軒嘯歌觴詠窮山水之樂誦臨川之詩求古人與之友亦可尚也然吾嘗聞善游者務内觀毋徒弊弊然以徇其外也哉是為記

偃松軒記

廣信趙君率初為吳丞觀風具區之上語余曰吾讀書處有松盤礴而偃蹇蒼寒古色凜然有離人獨立不可狎之狀蓋先世所植也吾愛之甚築室其傍因題曰偃松軒子為我記之余嘗謂寓意於物者物不能為吾累山川草木風雲月露摩盪流峙往過來續皆足以樂吾情性之正而草木生植華茂尤易觀感故君子取以自近而其趣則有不同者焉若屈原於蘭蕙淮南於桂樹

王猷之竹陶潛之松菊皆樂之不厭形於詠歌此數子者豈留連於一草一木之微以玩其華也哉其興寄之遠名言之妙未易與俗人言也况松之為物貫四時凌氷雪有受命不遷之操培養深而歷年久明堂總章之材於是焉出君子之志擬諸形容得無似之乎此偃松所名軒也與嘗聞廣信山水之秀甲於江東世有文獻君家其間自高曽以來常雄於鄉讀書從政宜有原本其來吳當兵革甫定徭賦煩劇文移旁午君從容談笑

而曹務輒辦累於物者能如是乎矧今仕優而學將見德周才全為世大用異時澤被生民功成名遂退休是軒以全夫寓物自得之樂余雖老矣尚期登君之軒撫君之松道舊故為一笑是為偃松軒記可乎君曰可遂退而書之

善慶菴記

佛之道本於無為而建立度門以施其教者必有其地是故叢林幢刹之盛遍於區夏而莫之夭閼者也然竊

觀古今上下千數百年之間所以成壞廢興者則未嘗不由乎人焉善慶菴在郡城之北六里湖涇之上始於宋紹興年間古刻圖牒皆軼而莫考其可見者元泰定丙寅有嗣芳師者實中興之至正丁酉燬於兵癸卯主僧處林與其孫善來同心戮力不憚勞勤以起廢為已任未幾悉復其舊丙午又燬於兵片瓦尺椽無存者自是草葺以居國朝洪武十二年巳未乃始大有營繕奉佛有堂棲僧有廬賓至有所門垣爨湢皆足稱事燈香

幡蓋鐘磬梵唄大抵視前有加焉望之鬱然成一方之具體者矣林公别號茂苑晚年篤志於道若法華彌陀金剛般若諸經皆誦至一藏年八十餘乃卒來號仲行功敏任事前後作興其功居多故能有成也如此吾觀善慶興仆起滅於數十年間而終成於祖孫二人之手非偶然也況當是時所至宏法之場一廢而不能復者有之而善慶滓興於消靡隕穫之餘抑又可謂難矣所謂成壞廢興存乎人者豈虚也哉今仲行而下手度之

孫三人曰普圓正宗紹隆皆謹厚好修善繼其業者也後之來者皆以二人之心為心則善慶之傳庸有巳乎易傳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斯言其有徵矣

海萍記

天地之間物莫大於海莫小於萍以萍而寄於海猶泰華一塵太倉一粟耳然大亦一物也小亦一物也相與並居天地間孰知其為大孰知其為小將先海而後萍乎抑先萍而後海乎蓋不可致詰也洎乎下上相摩物

我相傾強弱相陵是非相乘而小大形焉小大既形則
品類萬殊雖巧歷莫能舉其數矣博物者曰楊花入水
化為萍是知萍物之化者也方其未化也隨風東西飄
摇浮游無所根蔕其既化也與波上下聚散開合靡有
底止人之生也寓形宇内有異於是萍寄於海者乎死
此生彼倐起忽滅千變萬化未始有極有異於是萍梏
於化者乎夫善觀物者不物於物故能成其物齊小大
一彼此惟有道者能之余友詢無言以海萍自號而欲

余為記余與無言佛者也試以吾言諗之盖嘗聞之世間所謂極其大而無限量者虚空是也而我心之量復包虚空而有之虚空生我心猶一漚之生於海也漚滅而空亡則萬有俱喪而況海與萍乎海與萍不可得而有子欲以自表而余復記之無乃不可乎雖然此理也有事焉無言深契道本妙體空有方將以幻修幻則是也庸何傷故為記之豈無聞海萍之名而寤者乎

桃源小隱記

昔晉人記桃源謂秦人避亂率妻子邑人來居此初無
神仙之言也今武陵為内郡山川風物猶昔惡睹所謂
桃源者蓋當是時秦政雖虐而遐荒之域以遠而獲免
窮山浚谷猶可生聚民樂歸之耕田鑿井長子老身衣
食無仰乎外遂絶不與世相接者尚多有之自晉以降
利盡山澤寸地尺土無遺者顧安所得武陵之桃乎是
故好事者相傳以為仙云是後弗屑為世用者往往託
此自表今遺跡猶可概見海虞山在琴川上游去北郭

不能百步當其左脇有曰桃源洞者其亦昔人之遺也與而徐君彥宏之先隴在馬彥宏因築室其傍題曰桃源小隱謁余為之記徐氏世為海虞望族自贈同知餘姚州事諱巖起府君以來而家益大方其盛時一門衣冠文物室廬園池之勝甲於他族面山有堂曰致爽堂前花石森植一時名公卿與夫四方游士過從琴詠之樂殆無虛日家塾有師絃誦弗輟子弟就學者蓋彬彬焉亦云盛矣至彥宏之身值世改物故家舊族無復存

者而彥宏於其間消遥自得猶有異時承平故態方且
尚友昔人而追其隱此其心無累於物而能與世上下
其家教使然也問學之功可証也哉彥宏既居桃源日
有詩書講習之樂山水魚鳥之適澹然自足無求於世
固無愧乎武陵之人然孰若舉一世而桃源之故曰隱
在我不在物昔人山林市朝之論不亦陋乎是則桃源
之隱彥宏為之小又孰為之大哉余嘗為致爽坐上之
客今老矣獲見其子孫之賢不失舊物故尚論其世而

樂書之徐君名洪彥宏其字也

浮玉軒記

周官揚州其浸五湖今太湖是也議者謂上稟咸池五車之氣故一水五名道家以為仙家浮玉之北堂其言雖不經然名山大川能出雲雨以澤生民者必有神靈司之自古有天下者莫不尊祀考詩書可見巳今夫具區之澤澶漫數萬頃襟帶三州為衆水所都黿鼉蛟龍之所窟宅秔稌貨財之所生殖與夫鳧雁魚鱉蒲荷菰

葦菱芡之饒其美利在人蓋不可勝計自吳東南數郡之水皆其支流別派脉絡聯貫衍迤磅礴然後朝宗于海蓋天下之極觀也包山之幽林屋洞在焉松江之墟甘泉祠在焉其爲列仙之館豈虛語哉若鴟夷子皮固嘗用人之國功大名遂而能脫屣天刑扁舟不返意其精爽寧與草木同腐烟波超忽風帆雨櫂尚想往來於其間則浮玉之堂庸非斯人之徒之所託乎然環湖而居者相屬也無不樂其清暉勝賞而未暇悉其原故浮

玉之名未白於世湖之北涯徐生升居之始軒東榮爲賓至之所問名於余余因字曰浮玉升乃請文爲記夫具區之大固未易論試即今軒而言之東則湖江之交萬景所會而垂虹跨其上人烟墟落高下隱見北則崇山横陳倒影在下空明盪摩滉瀁天碧其狀也如此而曰浮玉玉非浮者也直假物以喻焉耳當漚波不驚萬頃一色如登崑崙之墟懸黎夜光符彩溢目或風起水涌濤聲澎湃又如張樂洞庭之野五音並作宮商相應

此非浮玉則何以名之哉升頗好事樂善每賓朋來集開戶而望則向之所陳者舉無遯形酒酣嘯歌恍疑鴟夷天隨輩聚精會神相與酬酢於俎豆之間不但把袂浮丘拍肩洪厓而已或謂浮玉絕景也非一軒足以表之者昔賀知章歸會稽詔賜鑑湖剡川一曲其風物亦美矣然領其勝者亦曰山陰一茅宇耳古今人雖懸絕不同其山水之娛遊適之趣一也登是軒也豈無有慨於斯乎故為記之以與來者共焉

玉峯書隱記

昔漢之東觀學者稱為道家蓬萊山言其經籍之多也所謂羣玉之山號為册府者乎今崑山據乎東海世稱羣玉峯友人吕君克明讀書其閒因題其所居曰玉峯書隱於乎何其名居之善且協也夫書者聖賢載道之器也學者欲求聖賢之道舍書其何以哉然必篤志問辨精思紬繹而後庶可幾也而隱之云者高舉遠引之為爾彼其志無所事乎斯世方取諸物以自見蓋將託

焉以逃者也書則道之所存也而非託焉以逃者也庸可隱乎竊嘗思之所謂隱者非獨遁藏爲隱也盖有潛心之義焉吾聞克明之居是居也沈潛乎詩書六藝之學諸子百氏之書固已采擷其精醇咀嚼其芳腴上下古今牢籠物態發爲文詞以應來者之求而取名當世矣方將大究聖賢之藴以修諸已而淑諸人不得行於今必有聞於後此克明之志也是則玉峯之隱得不爲章顯逺大之資乎克明俾余記故爲之書

友桂軒記

友桂軒者謝君彥明讀書學文之所也彥明天分甚高好古文六藝之學釋老百家之書亦靡不觀善博覽強記甫弱冠已知名薦紳間諸公亟交口延譽而彥明不自畫猶極撢討肆力為文詞會科目既廢得專意古學每下筆輒以古為師法馳騁上下稍有不合者弗出也獨恨居窮鄉下邑無良師友又有親在堂不忍遠去左右以尚友古人為未足則取諸物以寄其遐思焉庭有

古桂特異他植意甚樂之日諷詠其下心領目擊精神
會通有直諒多聞之道焉遂以名其軒云余嘗與彦明
消遥乎軒上相與商確雅道共歎古人文章之妙彦明
曰子於文亦有異聞乎余曰余佛者無事乎文然生當
盛時及見前代文章大家諸老頗接其餘論其言曰昔
唐子西有云六經以後便有司馬遷六經不可學故學
文當學司馬遷又曰學司馬遷當自班固始後以其言
而竊窺之若夫秦漢則去古未遠王澤未熄故其文非

後世可及自爾以來代有作者而莫盛於唐宋然視秦漢則有間矣自訓詁之學行而古文遂微近世文運中興制作尤盛其間卓然振古豪傑之才無讓於昔而牽於時尚不得不靡而從之此其文終有愧於古也與抑又聞之古人論立言者謂漢不如秦秦不如周世愈降而愈下時勢則然也今之論者往往守其師說好是今非古而吹求其失不亦過乎古語有之家有敝帚享之千金斯不自見之患也因誦所聞而遂及此非論文也

至於軒之所以名則又聞之曰古人鄉無君子則與雲山為友里無君子則與松柏為友坐無君子則與琴瑟為友今夫仰觀俯察於天地之間山川動植風雲月露孰非吾友獨桂乎哉而桂也産於南州實稟炎德堅貞而不渝含章而時發有文明之象焉彦明蓋有取於是也乎若夫擬諸形容與夫攀援詠歌之適則有諸君子之文若詩在不敢勦說而瀆告之也

故古庭法師行業記

古先碩師智足以知諸佛立教之本言足以達羣經指意之奥隨順物宜而異其施初無彼此宗途之辨也後世學者弗能觀其會通以崇其道顧乃專門各家務為角立甚至相詆訾吁此道之所以衰也與若夫生當叔世卓然不惑於流俗不泥其師說取諸異同參會融貫得古人宏法之心者其惟古庭法師乎師名善學古庭其號也生吳郡馬氏年十二出家於大覺寺十七得度為僧明年從林屋清公受華嚴於光福無所得又明年

聞曹溪寶覺蘭公有人望往依焉公授與法界觀門并玄文要旨師受習盡通其義蘭公慎許可獨謂門人曰學闍黎名實相副吾道其在是乎自爾咨叩益力凡賢首一家疏鈔若華嚴圓覺楞嚴起信諸部微辭奥義極深研究晝夜忘倦由是深入法界壼閫作十玄門賦示圓宗大旨人爭傳寫之時有説華嚴以懸觀法界性為十界差別事以惟心造為真如理者師聞之曰真如生滅倒置錯亂一至於此至正甲申遂貳寶覺師講繼為

報恩第一座會宣政院請師開法崑山薦福當路者欲令出門下師賦曹溪水四章以拒之甫二年即棄去庚寅衆復起師主陽山大慈學者愈衆每示衆曰吾蚤通法華累入法華三昧昔長水問道於琅耶又從靈光受學靈光天台教人也古人為法乃爾吾徒專守一門可乎國朝洪武二年巳酉光福人合道俗備威儀書幣請師居之光福為銅像觀音道場師既至施者翕然三年寺僧以輸賦違約當徙贛州有司以師素不與事欲為

剖析無行吏卒亦敬師有道相戒勿犯而師以前業不可追漠然無辨是年夏與僧徒六人偕往扺池陽馬當山示疾歿於寓所聞者無不惜之師道貌癯甚若不勝衣而戒檢清白善讓三業未嘗斯須放肆閒居獨處三衣不去體經書不釋手嘗與同學原澄以大乘同別之義互相質難為法華問答數條又嘗主修法華期懺撰法華隨品贊三十篇辨正教門關鍵有録雜著詩文有集皆傳於學者師生前朝大德十一年丁未歿於洪武

三年庚戌自生之年距是得年六十四門人處仁法慧懼師行業將遂散失乃請啟宗佑公撰次行事欲刻諸石啟宗與師雅相親愛最為知師者其言可傳信凡今所記載皆啟宗所論定假筆於余者欲示其公也嗚呼古庭要為奇偉卓絶不可泯滅者其傳無疑也或謂師遇難不善自解紛者噫夫至人利物以身徇道夷險一致其肯趨利避害以自全乎若師之事乃法運之厄於師何有故備列之

興福寺重修塔記

常熟為縣即虞山而治焉治之東有崇教興福寺宋建炎間文用禪師開山所建也初禪師善宮宅地形之術暇日以其説相闕而言曰茲邑之居右高而左下失賔主之辨宜於蒼龍左角作浮圖以鎮之言於縣令李公閭之李善其説乃除沮洳大築厥址而塔其上僅六成而師歿咸淳間有淵塔主者悉撤遺構更建今塔其高九級時日觀温公為製化疏遠近響應財施雲委遂落

其成上施露盤表以金刹周設欄楯金碧丹艧下上煥映巍巍然為一方之巨觀者矣人皆謂淵公即用禪師之後身也爾後縣升為州風氣益完民物富庶蓋實有陰相之道焉閱歲寖乆觚棱檐梠日就頹陊識者懼焉國朝洪武八年寺僧淨慧大合衆施而興修之十六年癸亥工始訖功舊觀既復來瞻來依人用嘉歎乃求書其事以示永乆昔晉沙門曇彥與許詢同建塔於越城未就而詢亡至梁岳陽王蕭詧來鎮越彥猶在乃告之

曰許玄度來何莫昔日浮圖今如故瞀恍然悟其
今紹興應天塔是也由此言之則淵公為用禪
無疑也又安知今慧公非淵公之後身乎來者
於斯文也哉

東皐録卷中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東皐録卷下

詳校官太僕寺少卿臣李廷欽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典簿臣郭祚熾

謄録監生臣顔天相

東皐録卷下

明　釋妙聲　撰

海上人觀音示夢述

夫夢生於思思本於心心者神明之舍而夢者神明之變也周禮六夢其一曰正夢謂無所感而自夢餘則屬思思有邪正則夢有吉凶而占夢之法其來尚矣吾聖人無諆之槵無往不在而詠思之切者恒庶幾見之精

爽之交發於夢寐靈異之徵蓋必有先焉者記曰清明在躬志氣如神嗜欲將至有開必先是之謂也長山寺沙門法海素奉觀音大士惟謹乃至正十九年庚子八月十五日乙夜夢一婦人來謁若有所求者視其右無臂明日以事至聚塢行湖濵見波中有物浮沈而來初不以為意已而漸近抵沙際迫而視之乃觀音大士旃檀像也而折其右肱因省昔夢遂再拜奉迎以歸購善擬形容者補而完之塗以黄金復别製冠纓雜珮宴坐

巖壑間肖補怛洛迦海水出巖下上作帝青色頻伽軍持善財之屬咸備韋馱摩利支翊衛左右金碧煥發儼然如生凡瞻拜者莫不踊躍歡喜而又哀慕傾動而歎其異也吾聞觀音氏從聞入道故能無聞而無所不聞而海深於梵學以音聲為佛事者其脗合也宜哉或曰自經亂離剥廬毁像者衆矣而大士獨眷眷於海者如是何耶余應之曰子不見夫月乎夫月之在水清濁畢照清者見濁者不豈月之性然哉水有取之也故至人

示化隨感而應時出光景以警惑者之耳目豈數數然以此為事也哉況古今應驗不一而足好事者既編著成錄矣子獨不聞乎或者唯而退海求記其事遂為述之以俟采錄者馬海字中山云

妙智寺碑

吳江西泽妙智寺建始於唐開成五年會昌之廢久不克復名既軼於郡乘又今石刻無存者故事實無所稽考所可知者宋有僧廬於舊址一傳而得智雅而中興

馬寶覺圓通法濟法師道公上疏徽廟論復佛教事以言剴切去國名重當世至南渡復尊事之因率衆具禮請為開山第一祖妙智遂為名刹紹興初年也雅公度弟子四人子徽子岑絕弗嗣子岩子嵩析為四派又支分為十一而星居馬淳祐間太古齊公傳次住持能大其業有孫曰毒菴親既通禪學兼博究外書特稱該贍下及雪窓明亦皆善繼者也元至元初孫厔謙以宏天台教知名遐邇鄉化而寺益有聞矣自時厥後世方承

平尊隆像教而寺亦隨盛信菴誠在山常各以私田百畆來施而常住山最久尤傾意營繕若三門庫院垣廡涂術之屬咸一新之首座同菴全立金剛神為門衛於是穹堂邃宇華幢像設黝堊藻繪靡不完好鐘鼓歌唄之宣帑庾供億之裕隱然為一大方之家云至正丁酉游寇兵燹舊宇無遺者時德菴迪住山勸分首座一山定施米五百石為倡衆協從之及合他施建大雄寶殿規制雄嚴視昔有加丙午又燬於兵國朝洪武二年住

山雲溪雨構庫庾及爨室繼雨而主者南軒凱力圖恢復中山正乃首建觀音大士殿殿有堂高明宏敞像大士於中傍列天神龍鬼侍衛之倫嚴奉如式十六年春谷年為住山作庫院餘雖未備而可大之業固可見矣衆乃相與言曰吾寺古剎也及今無所登載則將又如前之不足徵也乃來謁辭余請授顯者則又曰聞昔北澗禪師嘗有記今無知者如得文補其亡以修故事不亦可乎余竊觀妙智為寺上下數百年間廢興相尋其

興也輒有才智敏達之士為之先焉至於今猶代有其人盖其地風氣完固而清曠稱佛所居天人合符有相之道其永久而弗替也宜哉乃為據事直書具文見意貽諸來者復繫以詩曰

具區之南滏水之西泉甘土良神靈所棲昔在有唐爰有賢者考圖相攸作我攸宇古刻弗傳邈無聞知在宋中業有智雅師維智雅師法胤伊始具在於今皆其孫子乃基乃堂乃寢乃室作而弗居以授有德有德維何

曰惟道公敢批逆鱗大亢其宗思陵尊之陟降帝所聿來開山為第一祖赫赫我祖聞于四方亦既戾止道是用光厥後多賢世濟其美智禪交修實紹實似逢時清明像教是崇華構雘濩鬱何隆隆曰誠曰常各以田施瓜華之奉日益以備物盛而毀菑變相仍不有廢也將何以興誰其興之曰雨曰凱際今昌時成大願海奕奕新殿奠于北墉作者誰歟曰正之功此方真教從聞而入於穆大士其道允迪乃睟其容乃正其宮福此下民

祐于家邦道藉人宏真由俗顯念兹在祖其則不遠其則不遠後者之師言始自今百世承之

故慧辯普聞法師塔銘

昔慧光慈忍法師天泉和尚主教吳下垂五十年四方學者輻凑鱗集於時王公貴臣學士大夫及他宗異學莫不順風鄉化法席之盛未之有也得其法者雖衆知名者數人若夫位尊望重光明盛大者惟吾慧辯普聞法師而已師諱祖偁字曰章晚號用拙翁蘇之常熟張

氏子也年十二出家福山大慈寺聦敏秀發絶出其儕類凡真乘密印及外書經史過目輒憶不忘十七祝髪進具戒初謁慧光於北禪一見器之即令入室未幾俾掌僧事已而東游至四明時我菴無公住延慶石室瑛公居育王皆待以忘年友過會稽安陽韓公明善為文贈之詞林諸公交相延譽名振一時既首衆報慈又為上天竺第一座出世住郡城永定教寺説法為慧光嗣遷崑山廣孝嘉定淨信國朝洪武二年善世院移文升

住上天竺以高僧選留京師死官寺有旨就天界禪寺升座為衆說法聞者傾服上數召入禁中問佛法大意師奏對詳允稱旨勅止宿翰林院以備顧問師雖榮被殊睠視之漠如也八年秋得旨還山先是營别業於蘇城東偏曰安隱既歸緇素向慕者益衆十二年八月十二日示疾臨終不及他事惟力疾念佛而化春秋七十一夏五十四荼毘日送者咸聞異香火作五采火滅其骨亦成五色孫道衆德完洎四衆收合餘燼即安隱起

塔如西禮門人得法者覺斯純妙等數人師之為學也
一家所傳教觀諸師章疏微詞奥旨必精擇極究不暢
達弗止為學者講授明白簡要不泥章句聽者忘倦至
於博覽強記人亦鮮及凡古今紀載山川人物唐宋以
來前言往行對客援引亹亹不休以是知名縉紳間在
京師尤為今翰林承旨宋公濂侍講危公素所知又善
任權智干城像教在廣孝淨信時值彤劫之餘帑藏赤
立賦役如蝟而能處之泰如上竺為江南宗刹衆號難

齊而能隨機攝伏衆籍以安嗚呼師可謂内外真俗兼濟者矣其徒綴緝遺事請為塔銘余長師一歲相知為最深而師志節堅忍故晚年所到為不可及身後之託其可辭乎遂因其言而詮次之惟存實録盡削虛美故無其文銘曰

於赫皇明尊崇像教妙選鴻碩誕敷玄奥維時慧辯具大辯才對揚明廷帝曰休哉一家所傳有教有觀統宗會元道合一貫師於其間蚤克有聞高視一時卓爾不

羣四坐道場匪徐匪棘式際昌時遂臻夫極迨茲歸與承命自天世方具瞻胡不永年哲人云亡四衆疇止惟留摩尼照此濁水福城之東安隱之原倬彼靈塔爲章梵園厥徒烝烝刻此貞石我銘用昭保之無斁

雪齋銘

清河張善夫圖其居曰雪齋者求文詞以侈之具鋪張雪齋之義備矣昔杭有僧曰無擇居西湖凡軒前草樹竹石皆淫之以蜃恒若雪集狀蘇文忠公過之以爲事

雖類兒嬉而勝還可愛為題曰雪齋後守彭城又作詩遺之秦少游為記由是雪齋之名聞於世士大夫過杭而不一至馬則以為恨夫一齋之微而名至於今弗衰者繇蘇公品題與秦之文故也今張氏之居羣賢之文實在庸詎知今之雪齋非昔之雪齋也與余於善夫未之云識因羣賢之文而知善夫為佳士也為製銘曰

玄陰鬱積陽欲茁絪緼旁魄不得洩元精上浮化為雪天地渾沌若未割消落萬汙歸一潔有人長身古鬚鬣

神游素始超浩刦以白為室表裏晰皭然中居滓弗泥

闔廬有扉晝常閉彈琴詠詩聊卒歲慎毋於人隮㕘爾節

敬修銘

敬之義訓釋者雖多皆不若學庸之慎獨詩之毋貳爾

心與夫不愧屋漏之深切著明也天台講者德完字敬

修留心內外學進修不已兢兢業業恒恐失其命字之

意因演其義而為之銘曰

敬修之要存乎厥心戒謹恐懼何往弗欽相在爾室雖

極幽深勿貳勿欺上帝汝臨坐不愧席寢不慚衾日慎一日式昭德音於穆西聖誕揚玄風一哉心乎曰此是任客卿子墨敢告於司箴

松泉銘

松與泉天下古今所常有者也常則不書此何以書志美也其志美者何蓋君子有所取焉爾君子有所取焉者奈何以其近道也何言乎近道松之生氣亢金石百折而不撓有似乎君子秉德有恒也原泉混混晝夜而

不息有似乎君子進學有本也雖然松或材而斧斤至
馬泉或豬而魚鱉生馬其性則移而弗克全乎天矣惟
深山窮谷人蹟所不到無向者之患而幽人畸士朝夕
與俱樂之而不厭而後能遂其性此雖所託或異殆亦
有數存乎其間也余所志者静菴寧公居南岳數年日
與二物者游因自號曰松泉隱者山中人宜之甚樂之
甚今雖棄去猶隨所寓揭之以自表脉其志初無累於
物合所謂澹而不厭者為之銘曰

彼高者松彼深者泉氣涵太和道合自然高而弗夷深而勿窒敦本養原各臻其極道之云遠吾誰與儕爰取諸物以全吾真有靜者寧來居南岳儀其高深寄此冲漠心由境遷有萬其趣物各付物吾心晏如松泉泠泠風露浩浩水流花開山高月小

清涼泉銘

瞻彼吳山有井新渫載冽載寒乃甘乃潔其德有常其用靡竭善利萬物逝濯執熱勿羸其瓶勿幕其繘功埀

永古並受厥福

跋管夫人所書金剛經

故魏國趙文敏公書法妙天下一翁二季奕世載美何其盛哉而公夫人管氏亦善書豈天以翰墨之懿鍾此一門耶今觀夫人所書金剛般若公為圖變相於卷首卷不盈咫用筆殊草草而曲盡其妙珪璋交映真希世之寶也昔王逸少初學書於衛夫人後自名家則趙氏之學有自來矣初余在海虞繆仲素家獲見此經時慧

日雪窻明日以他畫易之後以授高太尉納璘高亡散落人間而瓊上人得之瓊以求識遂併疏其所由來於左繆以上則余未及知也凡觀是經者當究佛理以盡真原尋書跡以求往行毋徒為美玩可也

趙魏公書四十二章經跋

佛教東被四十二章為漢初經雖辭意簡古而一大藏教實基於此或謂騰蘭始來當首出大乘諸部而顧先是經何哉蓋當是時無大受之器不欲以非常之事駭

常人耳目故且由漸入觀時設教盖聖人利物之冥權其二師善誘之術也與松雪翁平生書經甚多矣輿以來存十一於千百耳此卷乃早年所書楷法精密尤所寳愛吳郡如瓊上人祕諸篋衍不輕示人乃出以求識余方應召自京師還跋涉良苦伏讀至聲名顯著身已故矣譬如燒香人雖聞香香自燼矣三復愧歎怳然自失謹識於下方

跋石室和尚應生傳後

育王石室禪師既示寂而有安南之事昔淳熈間四明沃生由般若力生日本為國主背有銘曰大宋沃承璋沃未暇論也而禪師究最上乘佩南宗密印為一代師表又能以文字廣第一義諦其道著矣況得先徵於垂盡之際亦既知懼而求解於佛然猶不免況其他乎吾聞至人應化恒出入羣生之中同其類而隨導之禪師豈其人乎不然則凡學佛而昧於斯者能無畏哉洪武乙卯十月十五日與述古道讀白蓮虛中和尚所著石

室翁應生傳有慨於中謹識於左

跋中峯和尚帖

右普應國師中峯和尚手書一通姑蘇善士劉季德所藏者也初季德父椿有喪子之戚乃手寫佛經施國師以資冥福且祈再生復為父子國師攝其施此其報帖也已而季德生生時有徵驗人皆能言之夫前後身之說書於傳記者不一而足今亦往往有之耳目所接不誣也古人謂死者歸也骨肉歸復於土魂氣則無不之

也此知其一耳夫孰知人之死也形雖澌盡而其神未嘗亡也死此生彼斡流旋轉變化起滅往復無際此理之常無足怪者易傳謂精氣為物游魂為變者是也或者弗察指為誕妄彼冥然罔覺者固無與乎此而聰明才傑之士豈有不達此而得為大人君子乎所以曲為之說者欲崇其教耳若夫安其所習毀所不見則亦蔽而已矣書中稱張文定者樂全先生安道也大蘇公者贈太師文忠公子瞻也二公皆宋之大儒盖嘗書經為

親愛之冥導近世趙文敏公子昂亦書般若圓覺薦其室魏國夫人及子由亮是知古今賢公卿大夫未嘗不留意此道此通人之量固或者所不識也國師此書不著年月而有卧病巖穴之言其在延祐至治間天目所遺者乎至治癸亥則國師入寂矣季德閒居樂道恬於名利而好從吾徒游咨諏善道信乎其為再來人也此書宜加保藏傳諸子孫世守其德必有興起者矣

仲愚字說

夫學以致其道非智莫能盡也或謂道非聰明才智所及惟愚者庶幾得之殆非也彼有道者内秉明哲而外同於物亦若無有非實然也故善任智者恒若不得已耳不得已故事立而已不勞焉所謂行其所無事者也豈若淺丈夫然哉役自私之智持小有之才以求衒於世身且不遑恤何有於道乎故孔子稱回也如愚又謂甯武子之愚為不可及老子曰君子盛德容貌若愚是皆睿而愚者也然為學之方魯者必篤愚者必慤惟篤

與戇則近道矣若夫安其固陋而自謂得道者直妄人耳如上人從余游年富氣鋭方有志於道余懼其智而弗能愚也爲字曰仲愚又爲説如此

敬齋説

敬之義大矣自古聖賢所以成已而成物者曷嘗不繇乎是考之詩書曰懋敬厥德曰敬天之休曰於緝熙敬止易之敬以直内禮之毋不敬皆其事也學者事親修身應事遇物所當致力而盡心者故君子之於敬也如

飢渴之於食飲也蓋不可斯須而忘忘則易慢之心入矣傳曰敬德之聚也能敬有德是知敬者德之所由生也可不慎與汝南周景安以敬名齋而來徵其說余聞景安以孝弟立身以恪恭事佛如向所陳蓋有為景安言之者巳余佛者當以吾言而申告之佛之教本乎心凡言一心者敬之㫖也成乎靜凡言禪寂者敬之緼也夫欲上求下化自度而度人者莫先於此故又合悲智而言之謂之兩田喻之如田者以其能邁種德敏生福

也夫佛為法王光昭天下湛然無為巍乎尊高以三界之大物無定心應不一方明則有天人幽則有鬼神以天之尊嚴而猶敬畏懾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是故敬之不足而咏歎之咏歎之不足而又香華瓔珞服御以將之葢佛者真如之理也至極之果也證其理臻其果不若是不足以有得也或曰佛宜敬固然矣然佛獨無所敬乎曰佛之所以佛者以其能敬焉耳佛之敬詎易言哉觀其因本遍事羣佛極其智力之所能經於曩

剋不可以數計資之深積之厚至以無量功德智慧成其身巍巍巍巍然為有生之宗者豈無所本而然哉故曰敬人者人恒敬之信夫景安其勉之

葉津傳

葉津以廢舉為業世居包山之東麓遷商淮楚間所至交結其豪儁由是知名伍中頗讀書好從學者游聞說古今治亂成敗輒憶不忘晚歸鄉里益樹橘自資以財相雄長而好施樂善自其先世然也性剛直不能容人

短鄉里既受而又憚之元之將亡也所在豪傑並起淮張據吳會今天子駐蹕金陵遣樞簽廖公董舟師伐之師且至山之民倉卒惶擾不知所為津曰毋恐即舟抵湖口伏軍門上謁說以王者弔伐意廖大喜與之酒即下令軍士毋入山山以無事至正十三年也後六年張兵襲長興弗克守將大發兵追之夜薄山疑有伏縱兵大掠驅擄男女甚衆哭聲震動津又引同志詣守將哀泣以請守將為歸其俘之半時津子及孫亦在擄中許

還其子津泣且言子弱懼不能自全宗祏之重在孫願質子而歸孫守義而從之鄉人德之或有所賂遺一毫無所取人莫不服其義云津長不踰中人今年五十餘眉鬚郁然論事猶慷慨可喜

論曰魯仲連有云所貴為士者為人排難解紛亂而無取也即有取是商賈之事也津商賈人也而不為商賈之行見義勇為有古人之風可尚也夫

雲法師像賛

旁行之書自西徂東不有象胥其言曷通猗與法師為時宗工精思紬繹華梵同風俾惑作明專此顯功在宋七葉帝出乎震名揚於朝錫號普潤四方遐仰獨操法印東自扶桑西極流沙南盡朱厓北暨幽都人通其學家有其書嗟余小子遥接玄胄肅拜靈象惕焉内疚式瞻手澤尚蔭遺構於昭在上或躍左右陰翊王度佑啟我後

東坡先生像贊

岷山峩峩江水所出鍾為異人生此王國秉帝杼機黼黻萬物其文如粟帛之有用其言猶河漢之無極若夫紫微玉堂璚厓赤壁閱富貴於春夢等榮名於戲劇忠君之志雖困愈堅浩然之氣至死不屈至其臨絕荅維琳之語此尤非數子之所能及也

七佛偈賛

古先覺皇數逾萬億繼世承統其傳有七如世七廟於以觀德自近及遠匪豐于昵佛有前後道無今古以心

授受無事晤語有倡相傳用表厥緒雖逸於經其傳亦溥海雲之居左江右湖斯文在茲龍鬼來趨光照大千如摩尼珠稽首作誦永矢弗渝

士瞻標禪師像贊

氣吞曹劉志摩雲霄傳佛法印俾人逍遥佛智之子太中之弟淵源所自無忝厥世山第一峯人第一流眼空湖海長揖王侯青松之下磐石之上得大自在千歲寶掌

陳長民往生傳贊

卓哉陳君信道不惑游心澹泊送想遐域彼域之遐邈乎遥遥精一内融一念坐超既告諸子有訓有誠從容有言斂袵于邁石湖之濆其水沄沄我求其人卓哉陳君

天台大師像為啓宗和尚贊

自佛之東聖遠言湮不有睿哲孰開我人睿哲維何曰維智者載造圓宗光昭天下乃張八教乃敷五時雙宏

定慧兼善毘尼網羅百家折衷空有爰立止觀以明授受彩眉重瞳天挺奇姿作如來使為帝者師道繼往聖位隣極覺不可度思矧可名貌惟余小子忝綴斯宗莫飡法味徒仰慈頌峩峩赤城命家作古天高日煇萬物咸睹陟降在上相我覺皇佑啟後人百世不忘

又為妙叔玄贊

東土小釋迦陳隋兩國師集諸宗之大成立一代之宏規即文字而詮解脱兼定慧以善毘尼傳之萬世而不

謬質諸天地而無疑所謂等覺與妙覺與不可得而思議者也

高雲巖齒舌不壞贊

圓方流形莫靈於人精粗萬殊孰不有身凡厥有身則圉於數曾不百年化為臭腐當其化時見者睨之匪惟途人骨肉且違孰知神奇不與物化升為高明示其遺者考其所從實由厥心枯槁之餘乃玉乃金猗與禪師叔世儀表潛德密行維躬允蹈彼堅者齒彼柔者舌燎

之方揚無壞無爇渢渢其聲濯濯其靈道與神會浩養所成嗚呼爾徒宜鑒於兹豈惟爾徒四方其訓之

別源同法師真贊

淵乎其光睟乎其容居今而行古彪外而弸中語溪之陽海虞之東濛濛化雨浩浩慈風雙溪元孫如菴的嗣淵源家學實紹實似位不充德慶有餘祉愈大之傳在其孫子

祭瀚北海文

何玄綱之解紐兮悲吾道之垂秋羣峯搖落而變色兮哀吾人之逢尤豈過盛其必毀兮抑馴致之有由惟若人之謇謇兮每慷慨而懷憂寧溘死而先逝兮弗忍見吾圉之虔劉指蒼天以為正兮遂隕身乎洪流嗚呼哀哉兮逢時弗康蕭艾怒長兮蘭蘅為之不芳何若人之弗淑兮竟罹其殃所亡者微兮所存者長乘風上征兮覲我覺皇歷千古兮其名孔彰采蘋藻兮奠桂漿懷高誼兮何日而忘

祭觀海巖文

昔在圓照道濟天下據師子巖鍛鍊學者師表之嚴道德之尊周旋㣲諧必有其人其人維何寔惟我公既勤且久緯有其風耳提心授克紹克似如日照壁如水傳器法幢云仆衆將疇依載瞻海雲如見國師四十五年道則在是四方鄉風爰依爰止雖無老成尚有典型寥寥江漢落落辰星陵谷變遷喜公猶在圓照之傳學者允賴我生盖晚弗識國師前言往行於此求之烏嗚之

朝風雨之夕言談亹亹開我胷臆近遭喪亂間者闊焉江湖渺邈音信誰傳公今已矣我命如綫一死一生交情乃見公多賢嗣我亦有孫尚期繼好道義存存澄湖東西相望一水其人則遠有泪如洗

祭楚石和尚文

寂照之道盛行東南孰究孰承其後多賢惟公之生奮自鄞水獨佩祖印高視一世五坐道場始終弗渝法施霈然具有成書今兹之秋同集闕下忝與論思未展間

暇倚公多才庶幾有成玄風弗競慧日俄傾江湖渺然
前輩淪喪又弱一个吾將安放嗚呼哀哉死生之際真
偽乃見視公之歸其言克踐其言克踐聞于當宸萬人
來會同悼齊喜秦淮之陰長干之原將事荼毘已戒行
軒今當永訣敢陳厥辭昭昭寂光庶來聽之

祭謀仲謨文

朋友道喪淳風陸沈自古已然匪今斯今勢傾利合燠
附寒侵不有古者孰啓我襟表表仲謀惟義是任匪石

匪席乃玉乃金我老且病退休湖陰靡忘伊始而有遐心舊雨數來寒盟屢尋惠而好我每接華音閱歲既久投分逾深君有茂才為時所欽撢珍教海游刃詞林嗟哉峭拔郁鬱蕭森逼人咄咄視我駸駸近雖遘疾不廢嘯吟遂玆彌留馴致不斟嗚呼哀哉

良用貞禪師紹興天童吳郡諸山疏

吳越同風於以修兩浙一家之好教禪合轍蓋將闢專門異户之偏書稱立賢無方易貴同人于野某智禪兼

暢名實相孚客用宏機允也龍翔法雨高風遠度居然魏國諸孫蓋嘗涉教觀之津涯又復秉文章之機杼方將論薦忽覩横翔因恭説法空想遠公修禊賦詩政須支遁彼固有得吾誰與遊黄絹色絲肯爭較於智謀之末青鞋布襪期相從於山水之間勿遐爾心尚敦舊好

印空巖黄龍吳郡諸山疏

黄龍在大江之西叢林尊顯人物生中州以北氣質敦龎矧惟像教之有光於粲天章之下賁恭聞制可宜肅

遐征杲閥閱故家金閨華彦見中峯服為弟子勇裂冠裳登雙徑定其師承平分牀座賜號因宰臣之論薦贈詩經翰苑之品題此行甚榮吾黨胥慶表獨立兮山之上雲氣溶溶望美人兮天一方余懷渺渺毋分吳楚共贊唐虞

招古心報恩諸山疏

百足之蟲不僵扶之者衆一閧之市立評學豈無師要須得古人之心方可救今時之弊傍求俊乂共樹斯宗

其以道自娱懐才未試青鞋布襪北遊欲盡東南翡翠蘭苕文采與相上下況接交遊之廣益資聞見之多念報佛恩當宏法施送君南浦借蒲帆一日之風坐我北窓剪吳松半江之水力追古道少慰齊盟

津覺海崇法江湖疏

師以傳道名位豈較於崇庳學不負人志氣當期於遠大況際公堂之選彌增祖席之光君今此行人皆曰善其英姿特立禪學宏深渺法海之津涯辯才無盡與洞

庭之秋色氣勢相高是真寂照之佳兒及見諸方之元老試從鴻漸將睹鵬騫霜滿家林應念橘中之樂雪飄屋壁當思樹下之居善保令名以崇法道

誠則明南禪吳郡諸山疏

僧伽由淮泗揚靈浮圖如故錫邑與蘇杭接境風俗攸同顧州牧為法求賢而我輩寧辭推轂今何時也汝其往哉其自誠而明因戒生定向滄江簸弄明月久矣忘機俯洞庭笑傲垂虹超然獨往況已攝心香於雙峩之

石又嘗司龍鑰於五髻之峯既得單傳何慚專席孤舟
明日毘陵道回首白雲裏茗來尋第二泉同心如水

懷以仁雪竇法眷疏

登陸則有四明天台人才競爽佳山而得虎邱雪竇心
迹雙清有如此幾人哉兼之者乃公也其道傳西印名
動南州自松源的有師承是何家世視廣慈實為大父
無忝諸孫大同鴻祐既演上乘錦鏡珠林重開玄奥元
方難兄季方難弟孰敢爭先伯氏吹塤仲氏吹篪尚期

相應況接兩浙一家之好奚辭三江九堰之勞吾以吾仁慰彼三佛陀地卿用卿法庶幾二甘露門師道有光吾儕允賴

瀚北海靈巖諸山疏

佛法入中國與國運同其盛衰叢林有主人視人才以為輕重道之行莫非命也事至此當何為哉喜得兹良共隆斯道其名聲藉甚器宇凝然見異人得異書比諸方所傳自別有是父生是子入北山一語相投進司祕

藏之靈編日獲薦紳之延譽況在法華窮探玄髓何妨
智積復現神通五葉堂前夜雨總消千古夢百花深處
春風又見一僧歸同氣相求惟鄰是卜

閩野舟雙塔諸山疏

口吞諸佛目視雲霄度生之心何切近舍皇甫遠求居
易知人之鑑實難慎簡其寮是誠在我某法喜嫡嗣虎
巖諸孫讀出師表悟得文章嘗思山泉發揮玄旨重修
水品猶帶鄉談乃瞻雙塔之靈區僐是五山之捷徑自

此陞矣吾將望焉野渡無人舟自横才全兼濟滄江萬古流不盡力障狂瀾會晤有期同盟胥慶

逸閒叟高麗吳郡諸山疏

終南述法界觀大啟玄宗圭峯著禪源詮未深本教不愧惟郭有道安可謂秦無人會而通之賴有此耳某皭然不滓大而多容普光明並駕齊驅芳塵猶在高句麗入朝問道香幣仍將嘉禾之座席未温相府之禮羅遄下道尊獨步論協輿情淹速之度自有其時古昔之事

復見今日始信道風遐暢争期法雨來蘇建閣蔵書有待義天僧統隔江招手遥禮清凉國師既接蘇杭無分楚越

雲谷法師上竺江湖疏

黄河決崑崙而東注水會其元天台兼定慧而覆宏道臻於極自非得一代人才之選何以居中朝師法之尊彼方封已以自私頼此達人而大觀允符物論簡在帝心某道重王臣化行呉越文如圓岳詞如休已可追配

於古人教有辨臻禪有璉嵩將復見於今日蓋剡源之五世疑南屏之再來擕香烟自天上來歸操玄印據白雲深處盡十方通為化境會九流同入圓宗梧桐生而鳳凰鳴世其昌矣日月出而爝火息人皆仰之歡動三宗力扶末運

新伸銘承天山門疏

歷數開端式際盛明之運玄綱解紐當求宏濟之才斯文得人則興吾門待公而大其楚東人望濟北宗英下

筆萬言孰敢相為伯仲齊名三隱共瞻獨步東南道能移吳越之風人謂得江山之助吹回盡濫的有師承天上歸來佳氣溢霞栽之表古人可作風光在長水之西八柱承天萬年稱壽

瑩仲默中峯諸山疏

道林愛吳越山川靈蹤具在廣智為東南師表法嗣何多瞻彼中峯蔚為名刹慨想古人之遠致宜留隱者之盤旋爰得斯人住補其處某神襟淵默道義精深見龍

河吹起布毛知非柳絮拈象管高歌楚些寫遍蘭英盖嘗細繙五竺之書又復分坐雙栽之石翰墨特其餘事風流亦足名家對虛空解講法華掃盤陁去尋馬迹蘭若去天三百尺懐哉昔人宿麥連雲有萬家欣茲樂歲試君初武壯我宗猷

心覺原天台惠泉江湖疏

一代之才則必為一代用矣天下之寶固當與天下共之況乎託輔車於兩浙之間豈宜劃鴻溝於一堂之上

毋分爾界乃合至公盖同舟何患乎異心而拔茅方欣於連茹某妙明季子寂照文孫筆端自有摩尼恒雨七寶室内惟聞薝蔔不嗅餘香才足以斧藻宗猷道足以干城像季勝幢既建重席何慚與其施法雨於一方孰若暢仁風於萬里天台四萬八千丈盡在提封我輩東西南北人將從問道

曰章法師上竺江湖疏

負天下之才名可當重寄友一國之善士尚論古人傳

佛心印豈細事哉修我友盟所深望也某海月辯才之流亞慧光圓悟之重來嘗對御以談玄彈指喧殿追敷文而載道肆筆成書萬流仰海而會同片玉在山而皆潤以雷鳴夏若歲有秋尚期乘白雲而遊帝鄉毋忘見明月而思故國允矣東南之師表再造圓宗隱然教法之長城一匡像運願宏法施副我深期

因本初法師卧佛京城諸山疏

京師天下之本佛事會同雜華賢首之宗法門方廣玆

欲宏宣其教是用建爾為師欽若皇猷慎儆玄典其如
木有本游物之初小試松陵廛刹重重無礙高談性海
事理十十俱融與其采蕨於西山孰若雨花於大邑無
念爾祖歸榮故鄉法鼓其鏜卧佛亦當起立宗綱云弛
吾人尚忍安眠式副我懷聿修乃職

慧敏機保寧方外交疏

五經之表復自有人何往非道三乘之書皆為善世不
愧相師自非會其大同曷以臻乎玄奥達是道者吾將

與之某妙喜八世之孫蘆菴克家之子器資明敏蚤空百氏之筌𢇁筆陣縱横自出一家之機杼山澤固多奇士京華又得新知盖嘗尸醉李之名藍況復挹龍河之餘潤勤宣佛命丕賛天朝鳳凰鳴于髙岡來儀何晚白鷺中分二水化境如新請秉犀麈當留玉帶

真本原壽寧江湖疏

楚疏鈔以倍宗承殊非妙論即文字而詮解脫始曰通才盖教禪初本一源而孔墨亦相為用夙懐古道今得

斯人其學有餘師體兼衆善早登講肆以辨才表往聖之微後修禪那由静慮發羣言之奥墨妙最工於波磔梵流曲盡其紆餘南宗之密印其在兹乎北方之學者未或先也依隨正轉道與時行載歌來莫之辭浮圖如故永結歲寒之好道術相忘勸動三江五湖毋分此彊爾界

開天啟景德吴郡諸山疏

姑蘇之與槜李若東西家教門之論人才僅一二數苟

或滯斯人於空谷何以興吾道於南方期収共濟之功
尚篤同人之好某風神玉立藻思春敷瑰異之文淥水
芙蓉何其麗也邁往之氣陂澤菰蒲庸可隱乎江山風
月爭集於毫端棒喝雷霆總歸於掌握況此鴛湖之勝
久須象馭之來起九淵之神龍俾滂沱矣隔千里兮明
月思贊襄哉其始自今言歸于好

澤用霖昌國衍慶三宗諸山疏

兼定慧以善毘尼當慕古人之道剖藩籬而去封植始

覩大方之家況今汎鉅海之全潮足以會羣流之歸趣
僉言惟允吾道遂東其受業碧山之堂育材白菴之室
父子自相師友確有淵源江山助發文章咸資黼黻秀
玉峯親承密印鳳凰山既建華幢方期拾瑤草於瀛洲
又擬借華嚴於龍藏乘長風破巨浪如登方丈蓬萊對
明月思故鄉應在姑蘇檇李共隆佛運丕贊天朝

心覺原崇明奉聖山門疏

日將旦而海霞升方仰文明之治玉在山而草木潤由

資漸染之功是以叢林居必擇師古人時然行道其兼通華梵淹貫古今下筆不休以文章而為佛事重席無愧隨語默而立宗風道行吳越之間名擅東南之美顧開法要少慰遐思宛在水中央去蓬萊而近只高為天一柱障波瀾而東之天子萬年法輪三轉

謹信菴會稽普潤江湖疏

古者進賢猶拾級高必自卑今之用人如積薪後來居上不有老成之士孰張欲墜之宗忽驚書幣之遠將大

慰吾儕之徯望其名實相稱齒德俱尊夜雨讀傳燈寫雪竇千厓飛瀑一氣轉大藏流北山萬古清風遍遊前朝諸老之門及見大方叢林之盛清節照映一世白業追配古人鴻一之道既有所傳沃州之山相去不遠勿嫌地陋且破天荒探禹穴得奇書莫學中郎論衡之秘對洞庭賦招隱豈無小山叢桂之思吳越相望人天胥命

燈明極積慶諸山疏

石有玉草有蘭識者須善於甄別耕問奴織問婢業焉當付其專政剏於傳佛之家胡可非人而授方茲圖任果得才賢某學富雜華英分檇李蚤遊龜塔遂司綱紀之多儀得法溈州可謂淵源之有自固知積善而有餘慶益信行道而無定方非徒誇鄉里之榮將以演華嚴之大吳淞之水萬頃我欲從之梧桐之葉十三歲云閏矣勤宣唐譯丕贊堯年

原竺淵江陰廣福東城諸山疏

國家崇尚佛乘屢陳清祀教門樂與賢者其暢玄宗庶幾辰告於遠猷於以對揚于明帝疇咨於衆今得其人其禪思淵深儀形山立向堯峯重開梵剎法道大行拂斷碑忽悟前身題名宛在黎獻普沾於化雨蘇常爭挹其高風實為松源六世之孫可接禪悅一家之統寶雲井既書成績夫容城久佇來儀誦澄江如練之詩洗空萬象目大海全潮之體總會羣源毋負所褒往修厥職

行德嚴法師卧佛山門疏

華嚴法界之海由北開宗吳郡大方之家具瞻在我必得斯文之大老庶幾足張於吾軍人物於今而復有誰浮圖如故而來何暮某徧繙三藏博綜九流原本甚高得法於寶覺尊者事理無礙判教如清涼國師嘆司馬不見招提疑長水復來檇李既奉宣室鬼神之問彌增西林道德之光應不一方施無盡藏況宗刹之簡版遥至而寶珠之光燄方新二十重華藏不動而遊毫端具現八萬歲金輪應期而出天下同書虛左以迎望塵而

拜

圭復菴天平方外交疏

春秋責備固知賢者之才難真俗兼資庶見通人之用廣思得宏中之士結為方外之遊今一見之某等服矣某顒顒令望落落奇才左畫方右畫圓卓爾神機之穎悟甘受和白受采淵乎雅量之多容分金墩略露光芒白雲泉政須題品掃空竽濫獨振金聲范公虛席以請浮山則吾豈敢東林沽酒以招陶令於道何妨載仰龍

門來叅玉板

楨大用觀音方外交疏

道林之馬跡猶存空思神駿小山之桂樹何在聊寄攀援自非當今人物之英曷繼古昔高僧之躅欣逢此老殊慰我心某目視雲霄胷蟠邱壑建法幢於檇李蓋承州牧之招邀挂飛錫於龍門尤得鄉人之信化方抱白雲而高卧又擕明月以偕行既秉化機宜宣大用得時行道毋忘戴笠乘車他日尋遊來聽因棋說法願求轉

語了取無生

道無言江陰廣福常州諸山疏

佛法與王化相遠逦遂荒日本之東常州視吳郡為比隣況接江陰之近既宣風於絶域宜廣福於羣黎爰締斯盟共隆古道某禪月寧馨之子長洲清淑之英頑石點頭親受佛性無情之説龍河啟鑰借觀人間未讀之書蓋嘗秉博望之槎於以宣同文之化君亦勞止人其舍諸城郭是而人民非夫容何在洞庭波兮木葉下花

雨其濛相見有期同心伊始

宣藏主秀峯諸山疏

形而上者之謂道道藉人宏適於用者之謂才才羞自薦忝執司盟之柄職思遺逸之憂猗若人兮翩其來只具受業入法流水歷試在雙巖峯祕藏森嚴管鑰非君不可傳家玄奥典型在昔猶存信乎非智不禪是以逢化則止佛智風規於今未泯吾宗故事有待重修濯足洞庭而望八荒高情獨往回首姑蘇而無百里尺素難

忘善繼其宗同歸于好

其顯宗長興廣福江湖疏

水清則物秀固知笠澤之多賢德厚者流光咸謂天巖之有後茂延厥世無競惟人自非得具字之傳何以任斯文之寄式觀選日殊慰我心某人品甚高風裁何遠班資歷試在乎上下兩竺之間兄弟孔懷出於元季二難之右況乃同時而並化又將連茹而彙征菰蒲中有斯人哉梧桐生維其時矣勝幢高建賢於萬里長城道

術相忘共此一天明月載敦舊好彌顯今宗

昭明遠安言大寧江湖疏

慈雲為一代龍門所出無非麟鳳曇諦乃六朝僧寶其遺壓此池臺況居苕水之上游密邇衞公之祠廟懷昔賢於今如在微斯人吾誰與遊𥡴名契梵天才兼鮑照由司賔而司懺常在靈山了非假而非空從容中道無忝名家之子宜為學者之師伯吹塤仲吹篪何其盛也草有蘭木有杞曷不韡哉金鐘玉磬可托遺音郭曲桃

城亦為佳處匪遠伊近曷歸乎來汀洲采白蘋妙絶江南之唱雲畫能清秀善宏佛隴之宗淑慎爾儀往敷來教

東臯録卷下